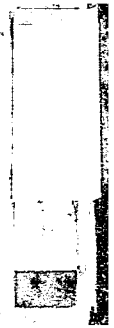


短篇小說

第一集

胡適譯



MG
I14
94



3 1774 9568 0

短篇小說第一集

譯者自序

這些是我八年來翻譯的短篇小說十種，代表七個小說名家，共計法國的五篇，英國的一篇，俄國的兩篇，瑞典的一篇，意大利的一篇。

這十篇都是曾發表過的：最後一課曾登留美學生季報；柏林之圍曾登甲寅；百愁門曾登留美學生季報；決鬥、梅呂哀、二漁夫曾登新青年；一件美術品曾登新中國；其餘三篇曾登每週評論。因為這十篇都是不受酬報的文字，故我可以自由把他們收集起來，印成這本小冊子。

短篇小說彙刻的有周豫才、周啓明、弟兄譯的域外小說集（一九〇九）

短篇小說序



兩冊，周瘦鷗的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刊（一九一七）三冊。他們曾譯過的，我這一冊裏都沒有。

我這十篇不是一時譯的，所以有幾篇是用文言譯的，現在也來不及改譯了。

近一兩年來，國內漸漸有人能賞識短篇小說的好處，漸漸有人能自己著作頗有文學價值的短篇小說，那些『某生，某處人，美丰姿，……』的小說漸漸不大看見了。這是文學界極可樂觀的一種現象。我是極想提倡短篇小說的一人，可惜我不能創作，只能介紹幾篇名著給後來的新文人作參考的資料，慚愧，慚愧。

後面附錄『短篇小說』一篇，是去年的舊稿，轉載在這裏，也許可以幫

助讀短篇小說的人領會短篇小說究竟是一件什麼東西。

民國八年九月 胡適。

我譯的短篇小說，在第一版所印十種之外，還有他的情人一篇，現在趁再版的機會，把這篇也加進來。

民國九年四月 胡適。

短篇小說序

短篇小說第一集目次

+14119

- | | | |
|---|--------|--------------|
| 一 | 最後一課 | (Daudet) |
| 二 | 柏林之圍 | (同) |
| 三 | 百愁門 | (Kipling) |
| 四 | 決鬪 | (Tcheshov) |
| 五 | 梅呂哀 | (Maupassant) |
| 六 | 二漁夫 | (同) |
| 七 | 殺父母的兒子 | (同) |
| 八 | 一件美術品 | (Chekov) |

九 愛情與麵包

(Strindberg)

十 一封未寄的信

(Castelnuovo)

十一 他的情人

(Gorky)

附錄 論短篇小說

最後一課 (La Dernière Classe)

法國都德著

著者都德 Aphonse Daudet 生於西歷千八百四十年，卒於千八百九十七年，爲法國近代文章鉅子之一。

當西歷千八百七十年，法國與普魯士國開釁，法人大敗，普軍盡據法之東境，明年進圍法京巴黎，破之和議成，法人賠款五千兆弗郎，約合華銀二千兆元，蓋五倍於吾國庚子賠款云。賠款之外，復割阿色司、挪戀兩省之地，以與普國，此篇托爲阿色司省一小學生之語氣，寫割地之慘，以激揚法人愛國之心。民國元年九月記於美國。

這一天早晨，我上學去，時候已狼遲了，心中狠怕先生要罵。况且昨天漢麥先生說過，今天他要考我們的動靜詞文法，我却一個字都不記得了。我

想到這裏，格外害怕，心想還是逃學去玩一天罷。你看天氣如此清明溫暖。那邊竹籬上兩個小鳥兒唱得怪好聽。野外田裏，普魯士的兵士正在操演。我看了幾乎把動靜詞的文法都丟在腦後了。幸虧我膽子還小，不敢真個逃學，趕緊跑上學去。

我走到市政廳前，看見那邊圍了一大羣的人，在那裏讀牆上的告示，我心裏暗想，這兩年我們的壞消息，敗仗哪，賠款哪，都在這裏傳來。今天又不知有什麼壞新聞了。我也無心去打聽。一口氣跑到漢麥先生的學堂。

平日學堂剛上課的時候，總有很大的響聲，開抽屜關抽屜的聲音，先生鐵戒尺的聲音，種種響聲，街上也常聽得見。我本意還想趁這一陣亂響的裏面，混了進去。不料今天我走到的時候，裏面靜悄悄地一點聲音都沒有。

我朝窗口一瞧，只見同班的學生都坐好了，漢麥先生拿著他那塊鐵戒尺，踱來踱去。我沒法，只好硬著頭皮，推門進去，臉上怪難為情的。幸虧先生還沒有說什麼，他瞧見我，但說孩子快坐好，我們已要開講，不等你了。我一跳跳上了我的坐位，心還是拍拍的跳。坐定了，定睛一看，纔看出先生今天穿了一件狠好看的暗綠袍子，挺硬的襯衫，小小的絲帽。這種衣服，除了行禮給獎的日子，他從不輕易穿起的。更奇怪的，今天這全學堂都是肅靜無譁的。最奇怪的，後邊那幾排空椅子上，也坐滿了人，這邊是前任的縣官，和郵政局長，那邊是赫叟那老頭子。還有幾位，我却不認得了。這些人爲什麼來呢？赫叟那老頭子帶了一本初級文法書攤在膝頭上。他那副闊邊眼鏡，也放在書上。兩眼睜睜的望著先生。我看這些人臉上都愁的，心中正在驚

疑只見先生上了座位，端端敬敬的開口道：『我的孩子們，這是我最末了的一課書了。昨天柏林（普國京城）有令下來說，阿色司和娜戀兩省，現在既已割歸普國，從此以後，這兩省的學堂只可教授德國文字，不許再教法文了。你們的德文先生明天就到，今天是你們最末了一天的法文功課了。』我聽了先生這幾句話，就像受了雷打一般。我這時纔明白，剛纔市政廳牆上的告示，原來是這麼一回事。這就是我最末了一天的法文功課了！我的法文纔該打呢。我還沒學作法文呢。我難道就不能再學法文了？唉，我這兩年爲什麼不肯好好的讀書？爲什麼却去捉鴿子打木球呢？我從前最討厭的文法書歷史書，今天都變了我的好朋友了。還有那漢麥先生也要走了。我真有點捨不得他。他從前那副鐵板板的面孔，厚沈沈的戒尺，我都忘

記了。只是可憐他。原來他因爲這是末了一天的功課，纔穿上那身禮服。原來後面空椅子上那些人，也是捨不得他的。我想他們心中也在懊悔從前不會好好學些法文，不會多讀些法文的書。咳，可憐的很……我正在癡想。忽聽先生叫我的名字，問我動靜詞的變法。我站起來，第一個字就回錯了。我那時真羞愧無地，兩手撐住桌子。低了頭不敢擡起來。只聽得先生說道：「孩子，我也不怪你。你自己總夠受了。天天你們自己騙自己說，這算什麼？讀書的時候多著呢。明天再用功還怕來不及嗎？如今呢？你們自己想想看，你總算是一個法國人，連法國的語言文字都不知道。」……先生說到這裏，索性演說起來了。他說我們法國的文字怎麼好，說是天下最美最明白最合論理的文字。他說我們應該保存法文，千萬不要忘記了，他說：『現

在我們總算是爲人奴隸了。如果我們不忘我們祖國的言語文字，我們還有翻身的日子。……先生說完了，翻開書講今天的文法課。說也奇怪，我今天忽變聰明了。先生講的，我句句都懂得。先生也用心細講，就像他恨不得把一生的學問今天都傳給我們。文法講完了，接著就是習字。今天習字的本子也換了，先生自己寫的好字，寫着『法蘭西』『阿色司』『法蘭西』『阿色司』四個大字，放在桌上，就像一面小小的國旗。同班的人個個都用心寫字，一點聲息都沒有，但聽得筆尖在紙上颼颼的響。我一面寫字，一面偷偷的擡頭瞧瞧先生。只見他端坐在上面，動也不動一動。兩眼瞧瞧屋子這邊，又瞧瞧那邊。我心中怪難過。暗想先生在此住了四十年了，他的圍子就在學堂門外，這些櫃子櫈子都是四十年的舊物。他手裏種的胡桃樹，也

長大了。窗子上的朱簾，也爬上屋頂了。如今他這一把年紀，明天就要離去此地了。我彷彿聽見樓上有人走動，想是先生的老妹子在那邊收拾箱籠。我心中真替他難受。先生却能硬着心腸，把一天功課，一一做去，寫完了字，又教了一課歷史。歷史完了，便是那班幼稚生的拚音。坐在後的赫叟那老頭兒，戴上了眼鏡，也跟着他們拚那 *ba, be, bi, bo, bu* (巴，卑，比，波，布)。我聽他的聲音都哽咽住了，很像哭聲。我聽了又好笑，又要替他哭。這一回事，這末了一天的功課，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的。忽然禮拜堂的鐘敲了十二響，遠遠地聽得喇叭聲，普魯士的兵操演回來，踏踏踏踏的走過我們的學堂。漢麥先生立起身來，面色都變了，開口道：『我的朋友們，我……我……』先生的喉嚨哽住了，不能再說下去。他走下座，取了一條粉筆，在黑板

上用力寫了三個大字，『法蘭西萬歲』他回過頭來，擺一擺手，好像說，散學了，你們去罷。

柏林之圍 (Le Siege de Berlin)

法國都德著

「柏林之圍」者，巴黎之圍也。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一年普法之戰，法人屢戰皆敗。西丹之役，法帝全軍解甲。巴黎聞報，遂宣告民主，誓以死守。普軍圍巴黎凡四閱月始陷。此篇寫圍城中事，而處處追敘拿破崙大帝盛時威烈，盛衰對照，以慰新敗之法人，而重勵其愛國之心。其辭哀婉，令人不忍卒讀。

此篇與都德之「最後一課」(La Dernière Classe)皆敘普法之戰。二篇皆不朽之作，法童無不習之。重譯外國文字亦不知凡幾。余二年前曾譯「最後一課」。今德法又開戰矣。勝負之數，尙未可逆料。巴黎之圍歟？柏林之圍歟？吾譯此篇，有以也夫。民國三年八月二十五日記於美洲旅次。

余等與衛醫士過凱旋門大街，徘徊於鎗彈所穿之頽垣破壁間，憑弔巴黎被圍時之往迹。余等行近拿破侖帝凱旋門，衛醫士忽不進，而指凱旋門附近諸屋之一，謂余等曰：『君等見彼嚴扃之四窗乎？去年八月初旬，巴黎消息已惡矣。當此危急之時，余忽被招至彼屋，診視一神經顛狂之症。病者朱屋大佐，嘗爲拿破侖部下軍官，老矣，而餘勇未衰，愛國之心尤熱。當普法之戰之始，大佐自鄉間來，僦居此屋，以屋有樓可望見凱旋門也。君等知彼僦屋之意乎？傷哉！此老其意蓋欲俟法人大勝後，可憑闌下觀法軍凱旋之盛儀也。一日晨餐已將起，忽得維生堡之敗耗，一八七〇年八月四日遂倒於座，若受椎擊。余往診視時，大佐手足僵直，幾疑已死。其人頎長，軀幹偉大，齒佳，白髮鬢然，八十歲矣，貌乃類六十以下。其孫女，好女子也。跪其側而泣，哀傷動人。此

女之祖若父皆軍人，父隨麥馬洪大將軍出征，今對茲僵臥之老人，遙念軍中老父，宜其哀也。余竭力慰藉之，然殊少希望。病者所患爲半邊風痺，八十老人當之，罕能免於死者。大佐一臥三日，不省人事，而雷舒賀墳之消息至矣。八月六日，麥馬洪以三萬六千人砲百三十尊，戰大敗。君等皆知此消息之初，至人與普軍九萬六千人砲三百四十尊。皆以爲我軍大捷，普軍死者二萬，普皇子爲俘。此大捷之來，全國歡聲雷動。而此鼓舞之歡聲，乃能起此風痺老人之沈疴。余第三日往視時，大佐目已能視，舌已能動，喃喃語曰：「大…捷！大…捷！」余亦和之曰：「誠大捷也。」因語以道路所傳此役死傷俘虜之數，大佐聞之，貌益揚，目益張。及予退出，遇其孫女於戶外，容色若死灰。余執其手，語之曰：「勿再哭。若祖父有起色矣。」女乃語予以雷舒賀墳之確耗，麥馬洪力竭退走，我軍大敗矣。余與女

相對無語。女蓋念其父，余則但念其祖，若老人聞此敗耗，必死無疑。然則奈何？將聽其沈湎於此起死神丹之中耶？是誑之也。女含淚曰：「決矣。余非誑老人不可。」語已，收淚強笑，入侍其祖。余與女之給老人也，初尙易易，以老人病中易欺也。及老人病日瘥，則吾二人之事日益不易。老人之望消息甚殷，我軍進兵之一舉一動，老人皆欲知之。故女日必坐牀頭，讀其假造之軍中新聞，手持普魯土地圖，筆畫我軍進取之道。巴遜大將軍趣柏林也，滑煞大將軍進巴維亞也，麥馬洪大將軍佔領巴羅的海上諸省也。女不曉軍事，每乞助於余。余亦未親疆場，但盡吾力告之。餘則老人親助之。老人嘗隨拿破侖皇帝數次征服德意志，故知其地理甚詳。余與女所假造，不如老人之精警合軍事方略也。老人每以小針指地圖，大呼云：「汝乃不知我軍所志。」

何在耶？彼等已至此，將向此折而東矣。」其後余與女亦循老人所料告之，謂我軍果至某地，果向某地折而東矣。老人益大喜。

佔地也，戰勝也，追奔逐北也，而老人望捷之心，終不可饜。余每日至老人所，輒聞新捷，余入門，未及開言，女每奔入室告余曰：「我軍取梅陽矣。」余亦和之曰：「然，余今晨已聞之。」有時女自戶外遙告余，老人則大笑曰：「我軍進取矣，進取矣。七日之內，可抵柏林矣！」

余與女皆知普軍日迫，且近巴黎。余與女議，令老人去巴黎，願終不敢發。蓋一出巴黎，則道上所見，皆足令老人生疑。且老人病體猶弱，一聞確耗，病或轉劇，故終留巴黎。

巴黎被圍之第一日，余至老人所，道上但見深閉之門，城下微聞守禦之

聲，余心酸楚不已。既至，老人顏色甚喜，謂余曰：「城已被圍矣！」余大駭，問曰：「大佐已知之耶？」女在側，急答曰：「然，此大好消息。柏林城已被圍矣。」女語時，手弄針線，不輟，若無事。然嗟夫，老人又何從而生疑耶？老人病後重聽，不能聞城外砲聲，又不得見門外慘淡之巴黎。老人臥處，所可望見者，僅有凱旋門之一角，而室中陳列，無非第一帝國。自一八〇四至一八一四，拿破崙時是為第一帝國。之遺物，往烈之餘澤也。壁上則名將鬚眉，戰場風景，羅馬王襁褓之圖也。拿破崙為幼子生時即封為羅馬之王。架上則奪歸之旗幟，表勳之金牌也，又有聖希列拿島。拿破崙死島之崖石，玻盒盛之。又有美人之像，鬢髮盛服，衣黃色之裙，羊腿之袖，半尺之帶，令人想見拿破崙之妝束焉。傷哉，此拿破崙大帝之大佐！凡此諸物，其足以欺此老人，勝吾輩之妄語多矣。老人畢生居此，往烈之天地之中，此往

烈之。天地乃日使老人夢想柏林之捷矣。

自圍城之日始，軍事進行日事簡易。柏林之陷，指顧間事耳！老人時或不

適，則女必假爲其父軍中來書，就枕邊讀之。其時女父自西丹之敗，已爲普

軍俘虜。

九月二日法帝大敗明日軍軍解甲
爲虜降者九萬人

女明知其父遠羈敵國，又不得不強

作歡欣之詞。書恆不長。然軍中之人，安能瑣瑣作長書？有時女心懷絕，不能

復作書，則數日不作一字。老人盼書心切，余等懼其疑慮，則塞上書又至。

矣。書中道軍行方略，本屬僞造，多不可解。然老人能曲爲之解。女誦書時，老

人靜聽，時點首微笑，閒插一二語褒貶。書中方略有時，老人答書，其言多可

稱。老人揚聲口授，而女書之。略云：「吾兒勿忘，兒乃法蘭西國民，待勝國之

民宜寬大，其人大可憐，勿過摧折之。」書末諄諄訓以軍人道德，有時亦及

政事議和之前，法人宜作何舉動？老人於此，頗無定見，謂宜鄭重出之，但索兵費足矣，勿貪其土地；法人終不能令德意志變作法蘭西也。老人口授書時，聲亮而重，辭意又碻厚懇摯，愛國之心，盎然言外，聞者安能無動？

當是時，圍城方急，嗟夫，吾所言非圍柏林之城也。時巴黎方苦寒，巴黎之圍始一

八七〇年九月二十一日至普人日夜以砲攻城，城中疫癘大起，糧食復乏。

余與女百計營謀，老人得無匱乏之慮。雖城破之日，老人猶有鮮肉及白麵包供餐。余與女久不得白麵包矣。老人坐床上談笑，飲食白巾圍領下。女坐其側，色如死灰，久不出門。故也。女手助老人進食，食已，進杯，老人就女手中飲之。餐已，老人神王則遙望窗外冬景，雪飛打窗，老人時時念及朔方寒天，則數數爲余等道莫斯科敗歸時，拿破帝征俄大敗而歸軍中絕糧，但食冷餅馬肉耳。老

人曰：「小女子，若安知馬肉之味耶？」

嗟夫，老人誤矣。兩月以來，女安所得肉，但有馬肉耳。

老人病日有起色，前此麻木之官能，今皆漸復。余等欺誑之計，日益不易。一日，老人忽聞梅鹿門外之砲聲，遽側耳聽之。余等不得已，給以巴遜大將軍已破柏林門外砲聲，乃巴黎『殘廢軍人院』所發，以慶此大捷也。又一日，老人令移病榻近窗下，老人外視，見街心國家衛隊出發，老人問曰：「此何兵也？」繼又自語曰：「何委靡。乃爾！何委靡。乃爾！」余等方幸老人不致深詰，惟私語此後益不可疏忽。然不幸余等防範終未能周密也。

城破之夜，余至其家。女迎語余曰：「彼等明日整隊入城矣。」女語時，老人室門未掩。余事後思之，是夜老人容色異常，疑女語已爲所聞。然余等所

言。乃指普軍，老人則以爲法軍凱旋也。老人夢魂所縈想者，乃欲見麥馬洪大將軍奏凱歸來，嚴軍入城，城中士女擲花奏樂迎之，老人之子騎馬隨大將軍之後，而老人戎服立窗上，遙對百戰之國徽而致敬禮焉。

傷哉，朱屋大佐也。老人心中殆以爲余等欲阻之，不令與觀凱旋大典，故雖聞女語，佯爲未聞。明日，普軍整隊入城之時，而彼樓上之窗，忽悄然自闢，老人戎服介冑立窗上矣！亦不知何種願力，何種生氣，乃能使老人一旦離牀，又能不假人助而盛服戎裝若此！

老人既出，見街心寂然，窗戶都深閉，巴黎之荒冷，乃如大疫之城。雖處處插旗，然非國旗也，乃白色之旗，十字麗焉。又無人出迎凱旋之軍，何也？老人方自怪詫，幾疑昨夜誤聽矣。

嗟夫，老人未嘗誤聽也。凱旋門外，黑影簇簇成陣，迎朝日而來，冑上之纓。

見矣！耶拉之鼓聲作矣！耶拉地名凱旋門下，許伯「凱旋之樂」大奏，許伯樂

家名聞與普魯士軍隊步伐之聲相和。

凱旋門街深寂之中，忽聞大聲呼曰：「上馬！上馬！普魯士人至矣！」

普軍先行之四人，聞聲仰視，乃見窗上一魁偉老人，雙臂高舞，四肢顫動，

頽然而仆。朱屋大佐此時真死矣。

栢林之園

10

百愁門 *The Gate of the Hundred Sorrows*

英國吉百齡著

吉百齡 *Rudyard Kipling* 生於西歷千八百六十五年，著小說長短篇無數，亦工詩，爲當代文學鉅子之一。

此篇寫一嗜鴉片之印度人，其佳處在於描畫昏惰二字。讀者須細味其混沌含糊之神情，與其衰頹不振之氣象。吾國中鴉片之毒深且久矣，今幸有斬除之際會，讀此西方文豪之烟鬼寫生，當亦陴然而笑，瞿然自失乎。

篇中寫烟館主人老馮叔姪窮形盡致矣。而一褒一貶，盛衰之變，感慨無限。始知地獄中亦有高下之別，不獨諸天有層次也。

此篇非吾所作也。吾友米計達未死之前六月，於曉月已落初陽未升之

際，隨余所詢，歷歷言之。而余就其口授之辭，筆之於書焉。

米計達之言曰：『百愁門在銅匠街與煙桿市之間，去華齊可汗之祠約三百尺耳。吾雖明言其所在，然吾知公等卽洞知此間市肆，亦必不能尋至此門。君等雖身在街內經過百回，亦不知此門果在何所。吾輩名此街曰烏煙街。其土人所名，自與此異，余不復省記矣。街隘甚，驟背載貨，卽不能過。百愁門非門也，乃一屋之名。五年前，華人老馮儼居是屋。老馮嘗業製履，居加爾各達（印度都城）。人言一夕，老馮大醉，手斃其婦，遂戒酒而吸鴉片。後北徙，設煙館於是。公等須知此乃上等煙館，非復尋常之齷齪煙榻可比。老馮工於營業，在華人中，爲好潔者。其人眇一目，長約五尺，兩手之中指皆被截去。（譯者按此蓋謂老馮曾罹刑罰也。）』

然吾生平未見能燒煙打泡如老馮之工者。老馮雖嗜烟，而殊不爲烟所迷，日夜吸烟而小心如故。吾居此門中凡五年，吾烟量殊不遜於他人，然自視終不如老馮之謹慎。老馮嗜煙而慎於錢財，此則吾所不解矣。吾聞老馮生時積財甚富，今皆歸其姪。老馮之柩亦已送歸支那待葬矣。

百愁門中之上房，爲館中上客所集。老馮經營此室，靜適無匹。室之一隅，爲財神座，神像醜陋，幾如老馮。神前焚香，日夜不絕。然吾輩煙霧濃時，殊不聞香氣。面神座爲老馮之棺，老馮生時經營此棺，不遺餘力，每有生客至，輒指以誇示之。棺用黑漆，上有朱書金字。老馮告我，此棺來自中國云。每余早來，老馮輒爲余布席於棺前，以其幽靜，又面窗，時有涼風自衞入故也。室中諸席之外，別無陳設，獨黑漆之棺，與彼老財神耳。

老馮未嘗語人何故名其肆曰百愁之門。在加爾各達之華人，多喜用吉利之字。其用此種逆耳之字者，吾惟見老馮一人耳。吾輩久之，亦稍稍悟老馮命名之意。蓋天下之物，無如鴉片中人之深者。白種人當之尤甚。黃種人似有天賦異稟，殊能禦煙毒。白人黑人則不然。雖間亦有能不爲烟所毒者，其人初吸烟時，都能酣睡如恆人，晨興操業，一如平日。余初吸鴉片時，正如此輩。然余操之已五年，今大非昔比矣。余有一姑居亞葛拉。死時遺產歸余，余每月得六十羅比。（幣名）六十羅比爲數甚淺，當吾在加爾各達經理伐木時，吾每月所入，乃在三百以上。然此已成往迹。及今思之，如隔百年。吾不能久於所業，鴉片之力乃不容吾更治他事。吾之中煙毒未必甚於他人。然吾今雖刀鋸在頸，亦不能作一日之工矣。其實六十羅比，適敷吾用。老馮

生時，每爲余取錢，自留其半，而以其半爲余日用，余所食甚微也。吾在此門中自由無匹，欲吸烟則吸烟，欲睡則睡，故余殊不屑與老馮較計。吾明知老馮賺利甚鉅，然此何與吾事實？則天下何事足關吾心者？况此六十羅比，每月源源而來，不虞乏絕乎。

百愁門初創時，凡有十客，吾之外有兩巴布，來自阿那古里，財盡而去，一爲老馮之姪，一爲商媪，頗有所蓄，一爲英人，其名則余忘之矣。此人吸烟無算，而未付一錢。人言此君在加爾各達作律師時，曾救老馮之命，老馮感恩，不受其值云。一人來自馬德拉，與余爲同鄉，一爲半級婦人，餘二人來自北方，非波斯人，卽阿富汗人耳。此十人者，今惟五人存，皆日日來此。其兩巴布今不知所終。商媪入此門六月而死，人言老馮藏其首飾及鼻上金環，不知

確否。其英人既吸烟，復縱酒，久絕跡矣。其一波斯人，一夕與人鬪，爲人所斃。越日，警察得其尸於可汗祠側大井中，遂封井禁汲，謂有穢氣存焉。今所餘者，老馮之姪，半級婦人，馬德拉人，其一波斯人，與余耳。半級婦人依老馮爲生，余彷彿猶記此門初創時，婦似尙少年，今則衰老矣。然館中之客，今都衰老，不獨婦也。此中無有歲月，歲月亦何與吾事？吾每月得六十羅比足矣。當吾月得二百餘羅比之時，吾亦有妻，今亡矣。人言吾之嗜鴉片，實吾婦致死之因，此言或未必無據。然此事久成陳迹，何必重提。吾初入此門時，中心尙耿耿不寤，今久不作此種癡念矣。吾月月得六十羅比，正復足樂，非醉於烟而樂也。此間靜寂，吾又逸豫知足耳。

公等欲知吾嗜烟之由來乎？吾吸烟始於加爾各達，初在家嘗試之，癖殊未

深。吾妻蓋死於是年。吾亦不知何以身在此間，何以與老馮相識。蓋老馮語我以此門所在，入門以來，遂不復捨去。公等須知此爲上等烟館。老馮在時，煙客來者，皆暢適滿意，非如彼下流烟榻，但可供黑奴橫陳而已。此間地既寂靜，來客又稀，無擁擠之厭。吾所記十客之外，蓋尙有他人。惟吾十人，人據一席，媵以高枕，枕席上都有朱漆龍文。初余吸烟，至三筒以上，則席上羣龍都奕奕飛舞，若相搏噬。余每視龍鬪，則止不復吸，以自節制。今歷年久，須十二三筒，龍始蠢動。席又敝壞，龍文剝落，而老馮亦死久矣。

老馮死二年矣。死時以余今所用烟鎗爲贈，鎗爲銀質，烟斗之下，刻怪獸爲飾。余曩用竹鎗，銅斗而翡翠嘴，竹性似能收受煙乳，不待挖拭。今所用銀鎗，須時時挖之，深以爲苦。然此乃老馮遺物，吾不忍棄也。老馮得吾財必不

少，然彼所供枕席烟膏，皆佳潔上品，不可沒也。

老馮既死，其姪正林繼業，改百愁門爲三寶殿。然吾輩老客，結習難忘，猶呼爲百愁門如故。正林治事，殊苟且草率，而半級老婦，曩與老馮居者，今轉依其姪，助其經紀。業乃益下，來客流品亦日雜。下流黑人，公然侵入。而館中烏烟，亦不如往日之佳。今膏中雜烟灰甚多，若老馮生時，決無此也。室中無人灑掃，席敝見地，亦不復更置。室隅之棺，久不復在，蓋載老馮回支那去矣。室中財神所受香火，亦不如前之盛，此衰徵也。神像積塵，亦無人問，此老婦人之過也。正林每焚紙錢，婦輒止之，以爲無用。又言若以膠潤香，則可久。焚不盡，神未必較計，可節費也。今神前之香，乃作膠臭。室中積氣已不可耐，况益以此乎。似此經紀，安有起色，財神厭棄之矣。吾每於深夜烟霧濛籠中，恍

惚見財神。面色更變。由青而綠。而紅。有時復見神。目怒睜。猙獰若魔鬼。然吾亦不解。吾何以不舍此。而他適。然吾苟去此。正林必置吾死地無疑。正林今月得吾六十羅比。豈肯縱吾他往。且別覓一席地。亦大費心。吾居此門。又已久。終難舍去也。門中已非復舊觀。然吾不能去。吾居此閱人多矣。吾屢見人死於此間席上。今吾老矣。頗不願死於門外。老馮選客極慎。未嘗納齷齪之流。正林則大異於是。彼逢人輒稱其烟鋪。來者漸衆。而品益下。黑人尤衆。正林至不敢納白人。白人獨吾與其一馬德拉人及半級老婦存耳。（印度人屬高加索種）吾輩不可動也。然正林殊慢吾輩。至不容一筒之欠負云。

他日吾當死於百愁門中。其波斯人及馬德拉人已衰邁不堪。今皆需人爲燒烟。吾尙健。不待人助。尙及見此二人先吾死耳。然吾或死於半級老婦

及正林之先婦人不易死。正林雖賤，然尙健也。十客中之商媪未死前二日，卽前知死徵。乃易席潔枕而沒。死時，老馮懸其烟槍於財神之側，以示哀。然老馮不以此而不取其首飾也。吾甚願死時能如此媪，席潔而涼，佳膠在口而逝，吾願足矣。吾死期近時，當告正林作如此措置，許以每月之六十羅比，彼當首肯，然後吾乃仰臥，靜觀席上羣龍作最後之搏鬥……

其實此種後事何必關心天下何事足繫吾心者，吾惟願正林勿以烟灰入膏耳。

決鬪

俄國泰來夏甫著

泰來夏甫 Nikolai Dmitrievich Teshov 生於一八六七年，嘗肄業於莫斯科工業學校。至一八八四年，氏時僅十七歲耳，即以文學見稱。其所著作大抵師事俄國當代文豪契訶夫 Chekhov 今其年未滿五十，而名滿東歐，爲新文豪之一云。

此篇乃由英文轉譯者。全篇寫一件極野蠻的風俗，而以慈母嫗煦之語氣出之，遂覺一片哭聲，透紙背而出，傳神之筆也。民國五年譯者記於美國旅次。

一日早晨，烏拉得米（名）克拉都諾夫（姓）同一軍官決鬪。

克拉都諾夫也是一位少年軍官，身長，面秀，年方二十二歲，鬢髮可愛，身穿軍服，腳踏騎馬長靴，却沒有戴帽子，也沒穿外套。他直立在那雪遮沒的

草地之上，圓睜着兩眼，望着他的敵手。兩人相距不過三十步。他的敵手正在舉起手槍，對準了克拉都諾夫。

克拉都諾夫把雙手抱胸，手中也拿着手槍，正等候他的敵手先放。他臉上雖沒有平常的光彩，却沒有一毫畏懼之色。

他自己的危險，敵人的決心，兩邊副手（凡決鬥皆有副手皆以本人之好友爲之）的擔心，和死期的接近，這種種嚴肅的思想，把這一分鐘都變化成了一片慘怛肅殺的氣象。

他們來這裏解決一件關於名譽的問題。人人都覺得這問題關係大。他們越不懂得他們自己幹的甚事，便越覺得這時候的莊嚴可怕。

轟然一響，手槍放了，人人打一個寒噤。克拉都諾夫兩手一鬆，兩膝一彎，

倒在雪地上。彈子打在頭腦裏，血流不住，他臉上，髮上，雪地上，都是血跡。兩邊的副手跑向前把他扶起，同來的醫生驗過了，說是死了。

這件關於名譽的問題算解決了。

如今剩下兩事，第一須報告本營軍人，第二須報知死者的母親。他的母親所生，只有一子，如今死了，更無他人可靠。他們沒有決鬪之先，誰也沒想到這老母親。如今他兒子死了，他們纔都想起他老人家怎樣可愛，怎樣可憐。他們都說，這事不可陡然叫他老母知道，只可慢慢地把死信透露與他們。他們議定了，公舉一位最精細的伊凡（名）古奴本科（姓）去辦這件最不好辦的事。

斐拉吉亞夫人（即烏拉德米克拉都諾夫之母）纔起床不久，正在預

備早茶。看見伊凡古奴本科走進來，忙起身迎他，口裏嚷道：

伊凡君來得湊巧，正好喝一杯茶。你一定是來看烏拉得米的。

伊凡勉強答應道：

不是的，我打這裏走過……

夫人趕着說道：

你可別見怪，這孩子還在好睡哩。昨夜上我聽見他在房裏踱來踱去，一夜不曾睡。故我告訴下人們不要驚醒他。橫豎今天是假期，他無事，正好多睡一會兒……但是你可有要緊公事要找他嗎？

伊凡道：

沒有的，我走過這裏……進來望一望……

夫人道，

你果要見他，我立刻叫人喚醒他。

伊凡道，

不必，不必，你老人家別忙。

老夫人看他支支吾吾的神情，估量他有要緊事要見他兒子，故此不容他分說，自己走出去了。

伊凡躡來躡去，抓頭絞手，不知道如何開口。時候到了，但是他的膽子都無了，心中只願怪他自己不該管這閒事。

這時候，老夫人回來了，口裏嚷道，

你們這些少年人，真正靠不住。我在這裏輕輕地弄杯子，盆子，不敢做。

一些兒響聲，怕驚攪了我的孩子。誰知道他却早悄悄地出去了……你爲甚麼不坐一會兒，請用一杯茶罷。你近來許久沒來看我們了。

老夫人說到這裏，心中快活，忍不住微笑，接着說道：

近來我們這裏的好消息多得狠哩。烏拉德米想早叫你知道。我這孩子怪爽直的，總不會瞞人。昨晚我，我心中暗想道：「呵哈，這孩子一晚上躡來躡去，不睡覺，他一定又在那裏想麗娜了。」他總是如此。每回他在房裏走來走去，明天一定去到……唉，伊凡君，我現在只巴望上帝給我這一點快樂，我這一把年紀了，還想別的呢！我只有，一宗希望，一宗快樂……我每想烏拉德米和麗娜，完婚之後，我簡直不用再禱告上帝了。

（譯者按：言此此外別無所求，故不須再祈禱矣。）

到了那一天，我不知纔怎樣快活。

哩……！我有了這孩子，便不想別的。我別無他求，只求他的快樂。

老夫人越說越動了感情。說到後來，快活極了，眼淚也滾下來了，他一面揩眼淚，一面說道，

伊凡君，你記得嗎？他們兩口兒起初因為錢的緣故，狠不如意……你們少年士官，沒有存款，是不許娶妻子的……現在可好了，我已弄到了那應需的五千個盧布。（俄幣名）他倆兒，如今隨便那一天都可結婚了……是的，麗娜佳寫了一封怪可愛的信給我……我的心中好不快活。

老夫人一面說話，一面摸出一封信，指給伊凡看了，仍舊放在袋裏，口中嘆道，

麗娜佳好一個女孩子。那麼可愛！

伊凡聽老夫人說話，坐在那裏，真個如坐針氈。好幾次他心想打斷老夫人的話頭，告訴他不要做夢了，如今什麼事都完了，他的烏拉德米已死了，他的種種快活的希望，不消一點鐘，都要風流雲散了……但是他沒有這硬心腸，所以他只坐着聽，却不敢開口。他看了老夫人慈祥和氣的面貌，他心中好不難過，喉嚨也硬住了。

老夫人忽然問道，

你。今。天。爲。什。麼。臉。上。這。樣。不。高。興。你。滿。臉。都。怪。愁。苦。的。

伊凡心想要說，「是呀，要是我和你說了，你的臉上也和我的了一樣了。」但是伊凡總說不出口，也不回說，扭過頭去，把手儘掙他的鬍子。

老夫人心中高興，也不注意伊凡的舉動，接着說道，

我這裏有一個信給你。麗娜佳信中提起你，還叫烏拉德米同你去。看他。你自己知道麗娜佳怎樣看得起你，……我不可不把這信給你。你看，這女孩子這麼可愛！

老夫人從袋裏取出一封薄薄的，密密書寫的信箋。打開了，遞給伊凡。伊凡臉色更不好看了，把手推開這信箋。老夫人也不在意，自己高聲讀道，

『書上裴拉吉亞老夫人。我不知道什麼時候纔可不稱你爲『裴

拉吉亞老夫人』直稱你作『我的最親愛的媽媽』。我很盼望這時候不久就到，因爲我早就要喚你作『媽媽』了。……

老夫人停住了，兩眼汪汪地，噙着眼淚，抬起頭來對伊凡道，

伊凡君，你看……

老夫人忽然看見伊凡手捋鬍子，眼中也噙着眼淚，老夫人便立起身來，把手顫顫地摸伊凡的頭髮，又把嘴親他的額角，低聲說道：

伊凡君，多謝多謝。（老夫人蓋以爲伊凡之淚乃由聽書中之言而發）我常說你和烏拉德米不像是朋友，竟像兩弟兄……你不要見怪……感謝上帝，我心中真快活。

老夫人一頭說，眼淚不住的滾下來。伊凡心中更難受，只好拿住了老夫人冰冷骨硬的手，把嘴去親他。伊凡幾乎要哭出聲來，又不敢開口。如今老夫人把他做自己兒子一般看待，顯出這一種做娘的親愛。伊凡心中天良發現，心想倒不如他自己被人鎗死在雪地裏，也勝似到這裏來聽他老人家誇獎他和他兒子的交情。再過半點鐘，他老人家總得知道底細，那時候

伊凡還算做人嗎？他又想，他自己親眼看見人家把手槍對準了烏拉德米，却爲什麼不勸阻哩？他還算是朋友哩！還算是「弟兄」哩！好一個「弟兄」！可不是他替他們量好相隔的距離，又替他們裝好鎗彈嗎？……伊凡想到此地，心中好不慚愧，簡直不把自己當作人看待了。却待要開口，又一個字都說不出。真是無可奈何。忽然又想起事不宜遲，報死信的不久就要到了。但是他又想，難道這幾十分鐘的空快活，都不許他老人家享受嗎？……他就

要開口，又怎麼說法哩？怎麼好叫他老人家預備着聽他兒子的死信哩？伊凡越想越糊塗了。

他心中早已把種種的決鬪，種種的口舌，種種的「英雄義氣」，種種的「關於名譽的問題」，一概都罵夠了。沒奈何，打定主意，立起身來，要不說

實話，還是走罷。

伊凡伸出手來，拉了老夫人的手，彎下身子，將嘴去親手。其實他彎下身去，不過要遮住他臉上一臉的熱淚。他放了手，拔腳就跑，走出來取了他的外套，飛跑出門，頭也不回的去。

老夫人摸着頭腦，眼看伊凡跑了，口裏咕嚕道……

哼，他也愛上了什麼女孩兒了……少年人怪可憐……沒有嘗着快樂，倒先受煩惱……

老夫人說過了，就把伊凡也忘記了。他老人家仍舊做他的好夢，夢那些天大的快樂。（完）

梅呂哀

法國莫泊三原著

莫泊三 (Guy de Maupassant) 生於一八五〇年，死於一八九三年。法國十九世紀末葉之大文豪也。著小說甚富，亦以詩鳴。所著短篇小說，尤見稱於世，有「短篇小說第一名手」之目。莫氏醫師事文豪佛羅倍爾 (Flaubert) 佛羅倍爾者，與左剛 (Zola) 齊名，以寫實主義自然主義風動歐洲者也。莫氏爲文，純然爲自然主義一派。論者謂自然主義至莫氏而極盛。極盛之後，難乎爲繼，故莫氏死而自然主義遂衰矣。其見重於世如此。本篇不足以代表莫氏之自然主義。然其情韻獨厚，尤近東方人心理，故首譯之。「梅呂哀」者，法文爲 (Minnet) 英文爲 (Minnet) 乃一種蹈舞之名。此舞盛行法國。至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帝國瓦解，此舞亦絕。

善友畢代爾老而鰥，更事既多，遂成玩世，本篇所記，皆此君之言也。其言

曰，

人。生。哀。樂。之。大。者，鮮。能。感。傷。吾。心。吾。久。經。戰。陣。往。來。死。人。血。泊。之。中，澹。然。若。無。所。覩。至。於。人。間。暴。行。慘。事，雖。或。動。吾。憎。惡，或。生。吾。遐。想，然。皆。不。如。一。二。傷。心。細。事。之。能。使。我。心。動。而。骨。顫。也。人。世。至。哀。莫。如。母。之。喪。兒。子。之。喪。母。此。種。慘。痛。之。來。固。足。摧。傷。心。肝，然。事。過。境。遷，亦。漸。減。損，譬。如。大。創。創。平。而。痛。失。矣。獨。有。一。種。不。期。之。遭。遇，隱。祕。之。哀。情，偶。一。遇。之，如。打。破。無。可。奈。何。之。天，其。中。種。種。無。可。奈。何。之。苦。惱，一。一。呈。現。以。其。敦。厚，故。入。人。深。以。其。離。奇，故。感。人。烈。以。其。無。可。如。何，故。令。人。心。傷。而。魂。盪。此。種。情。境，一。日。遇。之，能。產。生。一。種。苦。惱，盤。踞。心。坎。間，雖。歷。年。久。遠，不。易。漸。滅。也。

此種情境，常人遇之，往往夷然不爲所動。然吾生遇之，可一二次，輒爲感

慨哀傷，不能自已，今且爲君等述一事。此中重要脚色，已蒼然老人，雖尙活潑如小女子，似殊不足動人情感。諸君或笑吾情癡，作無端之感喟耳。

吾今已五十歲。然當時尙爲少年，治法律。余生多愁，苦思慮，頗厭惡酒肆歌筵。尤不喜近無賴少年，下流婦人。余每日早起，輒喜於八句鐘左右，至魯森堡花園中散步。諸君皆少年，或不知此園之歷史。此園爲前世紀之遺物，風韻悠然，如半老佳人之一笑。園中矮樹夾徑，儼如短牆。園丁修剪此項矮樹至勤。花徑兩傍多薔薇花，或種花樹。有時小樹成行，狀如結隊散步之小學生。園之一角，有蜜蜂一窠，蜂房千萬戶。日光中時見羣蜂往來，一一皆作金色。此園中之眞主人，眞遊客，眞能享受此清幽勝境者，僅此羣蜂耳。

余日日至此。至則坐一櫈上，展書讀之。有時廢書靜坐，懸想巴黎城中生

活，賞玩道旁古式矮樹之籬。久之，余始知絕早來遊此園者，固不止余一人。有時常遇一短小老人，其人服式奇特，鞋上有銀扣，膝上有護膝，衣作鼻煙色，帽尤怪特，邊闊而質厚，驟見之，疑爲千年前古物也。其人瘦削，顴骨微露，面往往作笑容，目光清朗而轉動不息，手攜行杖至鉅，杖頭爲金質，疑爲其人所得之貴重紀念品也。

也。余初遇此人時，頗以爲異，每留心覘其行動，余往往隔籬窺之，不爲所見也。

一日之晨，此人似不知園中有他人在，忽作種種怪異之舉動，初爲雀躍，繼作磬折，忽而躍起，兩足相擊作聲，忽而轉身跳動，怪態百出，面作笑容，如對滿座之觀者，時復鞠躬點頭，如答衆賓拍手喝彩時也。

余驟見此景大駭，既而始知其爲跳舞，則益駭。久之舞畢，其人進行兩三步，若台上伶人然。又退兩三步，微笑，自吻其手，若台上伶人然。然園中實無座客，享此奇福，唯有兩行矮樹耳。舞畢，其人遽作莊容，徐步行園中，非復曩者之舞人矣。

自此以後，余日日留心窺伺之，始知此人每晨必演習此種怪異之跳舞。余窺之既久，每思識其人，與之接談。

一日余與相值，因作寒暄語曰，

『今日天氣可謂佳美矣。』

其人答曰，

『誠如君言。此種天氣不殊往日也。』

語時鞠躬爲禮，狀極謙和，壹如王宮之老狎客也。自此日以後，余遂與之爲友。不七日而周知其生平歷史矣。

此人當法王路易十五世時，在王宮樂部中爲舞者。其手中金質行杖，乃當日克來曼公爵所贈物也。余與之言，偶及跳舞，此君輒眉飛色舞，高談不倦，移時不休也。

一日此君謂余曰，

『君知吾妻卽拉楷篤麗乎？』

拉楷篤麗爲路易十五世時樂部名優尤以舞著

君如不棄，僕當爲君

紹介與吾妻相見。惟吾妻不能於晨間來此耳。此園爲吾夫婦兩人所最鍾愛之物，前朝陳迹，今皆廢絕殆盡，獨此園存耳。若無此園，則吾兩人之生趣真全絕矣。君不見此園之蒼古而幽雅，迥異尋常園子耶？吾

每。來。此。間。輒。覺。少。年。時。之。空。氣。今。皆。變。換。獨。此。中。尚。有。舊。日。空。氣。存。耳。以。此。之。故。吾。夫。婦。日。日。下。午。來。遊。至。莫。始。去。吾。喜。早。起。故。晨。間。亦。來。遊。也。」

予。是。日。忽。忽。午。飯。復。至。魯。森。堡。園。中。俄。而。吾。友。與。其。婦。至。矣。婦。衣。黑。衣。身。極。短。小。老。矣。此。當。日。見。愛。於。路。易。十。五。世。見。憐。於。歐。洲。諸。君。主。見。稱。於。其。時。之。朝。野。上。下。之。名。舞。工。拉。楷。篤。麗。也。

吾。三。人。同。坐。櫓。上。時。當。五。月。園。中。花。氣。隨。風。襲。人。烈。日。照。樹。葉。上。光。線。於。枝。葉。空。罅。間。紛。紛。下。射。及。於。吾。三。人。身。上。

園。中。寂。無。一。人。吾。輩。微。聞。遠。處。車。馬。之。聲。而。已。

吾。忽。問。吾。友。曰。『君。幸。告。我。『梅。呂。哀』。是。何。等。跳。舞。』

吾友聞吾言頗示驚異之色。徐言曰，

『梅呂哀者，舞中之女王。而女王之舞也。君領會吾言否？今王朝既已不復存，則梅呂哀亦成絕藝矣。』

吾友遂爲余高談此舞之妙處，滔滔不已。其辭多不易了解。予生平未嘗見此舞，故乞吾友一一爲狀。其節奏步武之層次疾徐。吾問既繁，吾友乃不知所以答之。蓋吾友爲此技高手，而予爲門外漢，故往往所答非所問，而聽者反更茫然不解也。

其時吾友之婦方默然靜聽。吾友忽回顧其婦曰，

『愛兒瑟（拉楷篤麗之小名）汝能不嫌……汝肯……汝能勉爲吾友一舞，以示此舞之爲何狀乎？』

其婦無語，惟以目四矚園中，見無外人，乃起立。吾友亦起立，兩人爲余作「梅呂哀」之舞矣。

兩人忽退忽進，忽相向微笑，忽相對鞠躬，忽相攜而迴旋，如一對傀儡，機捩既開，自然動作，雖歷年久遠，不無生澀，而本來之工夫已深，風儀自在，不可掩也。

予觀此兩人跳舞，悲從中來，悽楚萬狀，儼如親見一般。百年前可哀可笑之陳鬼也。

俄而舞畢矣。兩人相對作怪笑，已而皆淚下。嗚咽，則又相抱而泣矣。

三日之後，予以事出都，遂不復與吾友夫婦相見。後二年，予復歸巴黎，則魯森堡花園已不復存矣。不知吾友夫婦失此古園後，何以爲生。其已死耶？

抑尙踽踽涼涼，偷生於今世「新式」之街衢間耶？抑尙時於高塚古墓間，松聲月色之下，再作『梅呂哀』之舞耶？

此兩人之影子，時時往來吾腦中，每一念之，使我慘愴，如受重創，終不能去之。吾亦殊不解其何以致此也。君等得毋謂我愚而癡乎？

(完)

二漁夫

法國莫泊三著

六年正月，病中不能出門，譯此自遣。適賦。

巴黎圍城中，（此指普法之戰，巴黎被圍之時）早已絕糧了。連林中的飛鳥，溝裏的老鼠，也漸漸的稀少了。城中的人，到了這步田地，只好有什麼便吃什麼。還有些人，竟什麼都沒的吃哩。

正月間，（一八七一年）有一天天氣很好，街上來了一人，叫做麻利沙。這人平日以造鐘表爲業。如今兵亂時代，生意也沒有了。這一天走出來散步，兩手放在袴袋裏，肚子裏空空的，正走得沒趣的時候，忽然抬頭，遇着一個釣魚的老朋友，名叫蘇活的。

當沒有開戰之先，麻利沙每到禮拜日早晨，便去釣魚。手裏拿着魚竿，背上帶着一只白鐵小匣子，趁火車到閣龍，慢慢的走到馬浪島。到了那裏，便坐下釣魚。有時一直釣到天黑，纔回巴黎去。他來的時候，每回在這裏遇着這位又矮又胖，在諾丹街上開一個小店的蘇活先生。這兩個人都是兩個『釣魚迷』常常同坐在一塊地方，手裏拿着釣竿，兩腳掛在水上。不多幾時，兩人竟成了最相好的朋友了。

有時他們兩人來到這裏，終日都不說話；有時兩人坐下細談，但是他兩人同心同調，不用開口，也能相知了。

有時春天到了，早上十點鐘的時候，日光照在水上面，發生一種薄霧。日光照在兩人背上，又暖又溫和，麻利沙往往回過頭來對蘇活說，『這裏真

好呵。蘇活回答道，『再好也沒有了。』這寥寥幾句話，儘夠了，不用多說了。這一天，這兩個釣魚朋友在路上相遇，握着手不肯放，覺得在這個時候相遇，情形大變了，心中怪難受的。

蘇活嘆一口氣，低低說道，『這種日子很難過呵。』麻利沙搖搖頭說，『可不是麼，再加上這種怪悶人的天氣，今天是今年第一個晴天呢。』

這一天的天氣却真好，天上一片雲也沒有，萬里青天，真正可愛。這兩個朋友一頭走，一頭想。忽然麻利沙說道，『如今魚是釣不成了。我們從前那種快樂也沒有了。』蘇活說，『可不知道幾時我們方可再去釣魚呢。』

說到這裏，兩人走進一家小酒店，喝了一鍾燒酒解悶，喝了出來，還同着散步。

忽然麻利沙停住腳，問他的朋友道：『我們再喝了些燒酒罷？』蘇活說：『隨你的意。』於是兩人又找一家酒店再喝了些燒酒。

喝了出門，兩人的腳步便有些不穩了。原來他倆兒肚子都是空空的，酒入饑肚，更易發作。到了外面，被冷風一吹，醉的更利害了。法國之「阿不羅」酒力最利害最近

吾國之燒酒

走了一會，蘇活忽然停住腳，問他朋友道：『我們再去，你說好麼？』麻

利沙問道：『那裏去？』蘇活說：『釣魚去。』問道：『那裏去釣呢？』蘇活道：『到我們的老地方去。法國的守兵屯在閣龍的附近，帶兵的杜木能中尉是我們的熟人。他定許我們出去的。』麻利沙聽了大喜，說道：『妙極了，我一定來的。』

兩人約好了，各回家去，取了魚竿釣絲，不到一點鐘，他倆兒同行出城。不

多一會，到了杜中尉駐兵的所在。中尉聽了兩人的要求，笑着允許了。兩人得了出入的暗號，辭了中尉，再向前行。

不多時，他兩人離法國守兵的汛地已遠了。他們穿過閣龍，走近瑟恩河邊許多葡萄園子的外邊，那時已是十一點鐘了。前面便是阿陽泰村，望去好像久沒有生氣了。再前面，便是倭曼崗和散鸞崗兩座高崗，下望全境，底下是一片平原，全都空無一物，但見鉛色的泥土和精禿的櫻桃樹罷了。

蘇活手指高崗說道，『那上面便是普魯士兵了。』兩人對這種荒廢的鄉村，心中頗不好過。他們雖不曾見過普魯士的兵，但這幾個月以來，巴黎的人心中誰沒有個普魯士兵到處殺戮搶掠的影子呢？這兩個朋友走到這裏，心裏頗覺又恨又害怕，這般不曾見過的普國的兵，麻利沙開口道，『我

們偷碰着些普魯士兵，如何是好？蘇活笑答道：『我們送他們幾條魚就是了。』嘴裏雖如此說，他倆兒却到底不敢冒險前去，因為這裏四面寂靜，無一毫聲響，狠可使人疑懼。後來還是蘇活說道：『來罷，我們既到這裏，總須上去，不過大家小心就是了。』

兩人躲在葡萄園裏，彎着腰，在葡萄籐下低着行去。過了葡萄園，還須過一片空地，方到河岸。兩人飛跑過了這塊空地，到了岸邊，見蘆柴狠長，便躲在裏面。麻利沙把耳朵伏在地上，細聽左近有無腳步聲響。聽了一會，聽不出什麼，料想這裏是沒人的了。兩人把心放下，便動手釣魚。

前面便是馬浪島把他們遮住。使對岸的人看不見他們的所在。島上一個飯店門也閉着，很像幾年沒人來過的樣子。

蘇活先釣得魚，麻利沙隨後也釣着了。兩個釣魚朋友，接着釣上了許多魚，高興得了不得。他們帶了一副密網，把釣着的魚都裝在網裏。他兩人許久不到這裏了，如今重享此樂，好不快活。那太陽的光線，正照在兩人背脊上，兩人都出了神，只顧釣魚，別的什麼事都不管了。

忽然轟的一聲，地震山搖，原來敵軍又開砲了。麻利沙回頭一看，望見左邊岸上一陣白煙，從韃勒甯山上衝出來。一霎時，第二陣又響了。過了幾秒鐘，又是一砲。從此以後，那山上接連發砲，砲煙慢慢的飛入空中，浮在山頂上，像雲一般。

蘇活把兩肩一聳，對他朋友說，「他們又動手了。」麻利沙氣忿忿的答道，「人殺人殺到這樣，豈不是瘋子嗎？」蘇活道，「這些人真是禽獸不如了。」

麻利沙剛釣上一條小魚，一面取魚，一面說道，「一天有政府，一天終有這些事，想起來真可恨。」蘇活道，「要是民主政府，決不致向普國宣戰了。」

（普法之戰始於法帝拿破崙及西丹之敗帝國破壞巴黎市民宣告民主政府自爲城守）

麻利沙接着說道，「君主的政府便有

國外的戰爭。民主的政府便有國內的戰爭。終免不掉的。」（譯者按此時在美國南北戰爭之後五年。此語蓋指此也。）兩人越說越有味了，遂細細的議論起政府來了。談了一會，兩人都承認人生無論如何終不能自由。那時韃勒甯山上的大砲不住的響，也不知掃蕩了多少法國的房屋，也不知打死了多少的生命，也不知打破了多少人的希望夢想，也不知毀壞了多少人的快樂幸福，也不知打碎了多少爺娘妻女的心肝。

蘇活歎口氣道，「人生不過如此。」

麻利沙答道，「不如說死也不過如此。」

兩人話尙未了，忽聽得背後有脚步聲響，急忙回看，只見身後來了四個高大有鬚子的兵，衣服都像巴黎的馬夫一般，頭上各戴平頂小帽，四個人把四桿鎗對住了這兩個漁人。兩人嚇了一跳，手裏一鬆，兩條魚竿都掉下水去了。不到幾秒鐘，兩個人都被網起，裝上一隻小船，載過河送到馬浪島上。

島上那間飯店，初看似久没人到的，其實裏面藏着二十多個普魯士兵。有一個滿臉鬚子的大漢子坐在一張椅上，嘴裏啣一條長柄的煙袋，說着狠好的法國話，對他倆兒道：「你兩位今天釣魚的運氣不壞麼？」那時一個兵便把他兩人所釣得的一網魚放在那兵官的脚下，那兵官看了微笑。

道，「倒也不壞。但是我們且談別的事。你二人莫要害怕，且聽我說。依我看來，你二人是兩個奸細，派來打聽我的行動消息的。如今被我捉到，不用說得，該用鎗打死。你們假裝釣魚，想瞞哄我好刁滑！如今撞到我手裏，莫想逃生。這是戰時常事，免不得的。」

那兵官說到這裏，忽然換了口鋒，說道：「但是你們既經過守兵的汛地，來到這裏，一定有一句暗號，方可回得城去。你們把那句暗號告訴了我罷，我便放你們回去。」

這兩個釣魚朋友面如土色，站在一塊，不做一聲。那兵官接着說道：「你們告訴了我，誰也不會知道。你們平平安安回家去，誰疑心你們洩漏了消息呢？你要不肯說時，我立刻鎗斃你，你們自己打算罷。」

兩個漁人也不動手，也不開口。

那兵官把手指着河水說道：『你們想想看，五分鐘之內，我要把你們葬到河底下去了。五分鐘！我想你們總有些親人罷？』

那時轆轤甯山上的大砲正響得利害，兩個漁人站在那裏，總不開口。

那兵官回過頭來，用德國話發一個號令，他自己把椅子一拉，退後了幾步。當時走上了十二個兵，拿着鎗，離兩個囚犯二十步，站住。

那兵官喝道：『我限你們一分鐘，決不寬限。』說了，他自己站起來，走到兩個漁人身旁，把麻利沙拉到一旁，低聲說道：『你告訴我那暗號罷。你的朋友不會知道的。你說了，我假裝怪你不肯說。』

麻利沙只不開口。

那兵官又把蘇活拉到一旁，同樣的勸他。

蘇活也不開口。

兩個人又送回原處，那兵官下一號令，那十二個兵舉起鎗來。

麻利沙的眼睛忽然看見地上那一網的魚，在日光裏面，那些魚個個都像銀做的。麻利沙心裏一軟，眼淚盛滿眶子，他勉強開口道：『蘇活哥，再會了。』蘇活也答道：『麻利沙哥，再會了。』

兩人握握手，渾身索索的抖個不住。那兵官喝道：『開鎗！』

十二鎗齊放。

蘇活立刻向前倒下死了，麻利沙身體稍高，斜倒下來，橫壓在他朋友的身上，面孔朝天，胸口的血直流出來。

那普魯士兵官又下號令，教那些兵到外面搬些大石塊進來，網在兩個死朋友的身上，網好了，抬去河邊。

那時，轆轤甯山上的大砲，還正在轟轟的響。

兩個兵抬着一個死屍，用力一丟，拋在水中。兩個死屍，各打一個回旋，滾到河底去了。河水被死屍打起些白浪，不到多時，也平靜了。但只見幾帶鮮血，翻到水面上來，更只見風送微波，時打河岸。

那普魯士兵官始終不動聲色，見事完了，笑着說道：「如今該輪到那些魚了。」說着，走進屋去，看見那一大網的鮮魚，他提起網來，仔細看了一會，高聲叫道：「維亨」一個穿白圍裙的兵，應聲走上來，那兵官把那兩個死朋友的魚交給他，說道：「維亨，趁這些魚沒有死，趕快拿去，替我煎好這碟魚。」

二漁夫

滋。味。定。不。壞。的。」

說了，他還去吹他的煙袋。

(完)

殺父母的兒子

法國莫泊三著

那位律師會說被告一定是瘋了。不然，這件奇怪的罪案又怎樣解釋呢？

有一天早晨，奢托地方附近的一塊河邊草地上，發見了兩個屍首，一個男的，一個女的，都是地方上著名有錢的人。他兩人年紀也不少了，去年纔結了婚，那時這婦人已經做了三年的寡婦了。

地方上的人都知道這兩人是沒有仇人的，他們死的時候，並不是被強盜搶劫了的。據死屍情形看來，他們大概是先被人用長鐵鉞打死了，後來才被丟下河去的。

警察的檢驗也尋不出什麼頭緒。河邊有幾個撐船的，也都考問過，也沒

有消息。警察部失望的狠，正要把這案子攔起，忽然鄰村一個做櫥棹的少年木匠叫做喬治路易，綽號叫做『上流人』的，出來到官自首，承認這兩人是他殺的。

隨人怎麼問，他只答道：『我認得這男的有兩年了，認得那婦人不過九個月。他們時常僱我去修理家用木器，因為我是一個狠聰明的工匠。』

問官問道：『你爲什麼殺了他們呢？』

他答道：『我殺了他們，因為我要殺他們。』問來問去，他只是沒有別話。這個少年木匠大概是個私生的兒子，寄養在別處，後來被拋棄了的。他只叫做喬治路易，沒有姓氏。但是他長成時，既有絕頂聰明，又帶着一種天生的上流儀表，所以他的朋友都叫他做『上流人』。他做櫥棹的手藝，實在

狠高明，人都說他是一個社會主義的信徒，深信共產主義和虛無黨的破壞主義，讀了許多慘酷的小說，狠喜歡談政治，每到工人或農人開大會時，他總算得一個能動人的演說家。

那位律師曾說他是瘋了，律師說，據被告的帳簿看來，死者夫婦兩人曾於兩年之中照顧了被告三千多弗郎的生意。他要不是瘋了，怎麼肯殺了這種好主顧呢？如此看來，一定是這個瘋了的『上流人』胡思亂想的就把那兩個『上流人』殺了，以為這是對於一切『上流人』報仇雪恨的法子了。

律師得意揚揚的接着說道，『這樣一個無父無母的貧人，人家偏要挖苦他，叫他做『上流人』，這種刻薄挖苦，還不夠使他發瘋嗎？他還是一個共和黨呢，你們還不知道嗎？他的同黨從前的政府也曾槍斃了許多，也曾驅

逐了許多，如今可不同了，政府張開了雙臂去歡迎他這一黨，他這一黨本來是用放火作主義，謀殺作常事的。那種不道德的學說，現在到處歡迎，可就害了這個少年人了。他聽見共和黨的人——甚至於婦女，是的，甚至於婦女——要流剛伯達先生的血，要流葛雷威先生的血。他聽了這種話，自然動心，所以他也要流血，要流那些「上流人」的血。所以我說你們不該懲罰這個少年木匠，那有罪的人，不是他，是那市民政府。」

法庭上許多觀審的人聽了這位大律師的雄辯，大家紛紛贊歎，都以為被告的案子是贏了。代表審廳的律師也不起來反對他。

承審官照例問被告道：「被告的犯人，你對於自己的辯護還有什麼話要說嗎？」

那被告聽了問官的話，站了起來。

被告身體矮小，頭髮作淺黃色，眼睛作灰色，露出一種明瞭鎮靜的眼光。他說話時，口齒清楚，聲音響亮，不消幾句話，便把法庭上許多人剛才所有的成見都變換了。

他說：「官長，依這位律師的話，我簡直是要進瘋人院了。我不願進瘋人院，我甯願死，總不願人家把我當作瘋子，所以我還是我自己招認了罷。」

「我殺這個男的和女的，因為他們是我的父母。」

「諸位且請聽我說完，然後下評判。」

「有一個婦人，生下了一個男孩子，把他送到別處去撫養。這個私生的孩子永遠不能出頭，永遠受苦——簡直可說是受死刑。爲什麼呢？因爲有

時月錢斷絕了，那狠心的乳娘竟可把孩子凍死餓死，這種情形，那親生的母親可知道嗎？

『幸而撫養我的那位乳娘倒有點良心，比我自己的母親好的多呢！這乳娘把我撫養長大——其實他不該如此，正該讓我死了，你看大城鎮附近村鄉裏那些丟下的私生孩子，最好是凍死餓死，像垃圾一樣，倒了就完了！』

『我從小到大，總覺得身上背着一種羞恥的印子。有一天，幾個小孩子叫我做「野種」。他們在家中聽得這兩個字，其實並不懂得什麼是野種。我自己也不懂得這兩個字的意思，不過我總覺得難過。』

『官長，我在學堂裏要算一個頂聰明的孩子。要是我的爹娘不會下這

狠心腸把我丟了，我也許成一個狠有學問的人。

『是的，我的爹娘對於我真是犯了一樁罪過。他們犯罪，我來受苦。他們狠着心腸，我無處伸冤。他們應該愛我的，誰知却把我拋棄了。』

『我難道不曉得我這條命是他們給我的嗎？但是給這條命有什麼用處？依我看來，有這條命反是一樁大不幸。他們既然把我丟了，我對他們無恩可說，只記着仇恨。他們對我犯了一樁最殘忍，最無人心，最大的罪惡！』

『一個人被人羞辱了，可以打他；被人搶劫了，可以奪回來；被人欺騙了，可以報復他；被人陷害了，可以殺他。——但是我被人搶劫了，欺騙了，羞辱了，陷害了，我所受的痛苦比那種人還要深得多。』

『我替自己報仇，——我把他們殺了！這是應有的權利。我把他們的快』

活生命來換他們硬給我的這條苦命。

『你們一定說我是殺父母的逆子！我爲了他們受了無限的苦痛，受終身的羞辱，——這兩個人可以算得是我的父母嗎？他們自己尋快樂，無意之中生下一個孩子。他們硬把這孩子壓下了。不料後來也輪到我來壓下他們了。』

『其實我從前本有意認他們，有意愛他們。這男的兩年前初次到我這裏來，我毫不疑心。他定買了兩件家具。後來我才知道他暗地裏早從本地神甫處打聽着我的來歷了。』

『從此他時常來尋我，照顧了我許多生意，每回價錢都狠過得去。有時他和我閒談這樣，又談那樣，我漸漸覺得喜歡這個人。』

「今年春上，他帶了他妻子回來。他妻子就是我的母親。一進門，他就遍身發抖，我還以為他發了什麼神經病。後來他坐下了，討了一杯水喝。他沒有說什麼，只癡癡的看我做工，那男的問他話時，他只胡亂答應「是」或「不是」。他走了過後，我心想這婦人一定是有神經病的。」

「過了一個月，他們又來了。那女的這回却狠鎮靜了。那天他們談了一回，定下許多木器家具。後來我還見過那女的三次，總不會起什麼疑心。有一天，那女的問起我的家世和我小時的歷史。我答道，「我的爹娘真不是人，把我丟了。」那女的聽了這話，把手抓住自己胸口，便暈倒了。我立刻明白了，曉得這婦人就是我的母親。但是我裝做不知，好留心觀察他們。」

「從此我也打聽他們的歷史，才知道我母親剛做了三年寡婦，他們到

去年七月才結婚的。外間傳說我母親的前夫未死時，他們兩人早有了愛情的。但是這事可沒有憑據。我就是憑據了！他們先前隱藏着，後來要想毀滅的憑據，就是我。

「我靜待了不多時，一天晚間，他們又來了。這一天那女的好像狠有點感動，我也不知爲什麼緣故。女的臨走時對我說，「我祝望你事業發達。你看來很誠實，又肯發狠做工。將來你總得娶一個妻子，我來幫助你自由揀一個配得上你的婦人。我曾經嫁過一個我不願意嫁的人，所以我深知道這種婚姻的痛苦。現今我有錢了，沒有兒女，自由享受我的財產。我這手裏便是送你妻子的嫁資。他說時，伸出手來，手裏拿着一個封着的封套。

「我直望着他，直說道，「你是我的母親嗎？」他退後了幾步，把雙手蒙着

臉，不敢看我。那男的扶着他，喊着對我說道：「你瘋了嗎？」我回答道：「我並不瘋。我知道你們兩人是我的父母。不必瞞我了。你認了，我肯守秘密，不告訴外人。我也不怨恨你們，我還依舊做我的木匠。」

「那男的扶着女的，向門口退下，女的要哭了。我把門鎖了，把鑰匙放在袋裏，對他說：『你瞧他這副情形，你還敢賴，說他不是我的母親嗎？』」

「那男的越發生氣了，臉上變色，心裏害怕守了這許久的醜事如今要發作了，他們的身分，名譽，都要失掉了。他說道：『你是一個光棍，你想訛詐我們的錢嗎？我們好心幫助你們下等人，不料反受這種氣。』」

「我的母親不知如何是好，口裏只說：『我們去罷，我們去罷！』那男的走到門邊，見門鎖了，喊道：『你要不立刻開門，我就告你訛詐錢財，捉你到

監牢裏去。」我也不理他。我緩緩地把門開了，望着他們出去，看不見了。我那時好不難受，就像我本有父母，此刻忽然失掉了，被丟下了，逼到走頭無路了。我心裏非常痛苦，夾着一股怨恨，一股怒氣，我周身都震動了，實在忍不住這種不平，看不過這種下流的手段，受不了這種羞辱。我那時也拔腳就跑，想趕上他們。我知道他們一定要經過賽因河上奢託車站去。我不久就趕上他們了。那時天已全黑。我悄悄的跟著他們，不使他們聽著我的腳步。我的母親還在哭着，我的父親正在說道，「這都是你自己的錯處。你爲什麼要見他呢？我們現在居什麼地位？這不是發癡嗎？我們儘可以遠遠的幫助他，何必親自去找他。我們既不能認他，又何必冒些危險呢？」

「我聽了這話，便衝上前去，哀求他們道，「你瞧！你們果然是我的爹娘。

你們已經拋棄我一次了，難道你們還不認我嗎？」

「官長，那男的動手打我！我在公堂上發誓，他動手打我。我抓住他的頭領，他伸手向袋裏摸出一把手鎗，那時我的血都冒上頭來，我自己也不知道的什麼事了。我袋裏帶着我的鐵圓規（畫圓所用）我摸出來拚命打了他無數下。那時我母親大喊着「救命呀！殺了人了！」他一面喊，一面來抓我的頭髮……人告訴我，說我打他也打死了。我如何知道那時做的事呢？」

「後來我見他們都倒在地上，我也不用思想，便把他們都拋到賽因河裏去了。」

「我的話說完了，請你定罪罷。」

被告坐下來。有了這番供狀，這案子須得下次再開庭判決。這案子不久

又要開審了，如果我們自己做陪審官，這件殺父母的案子應該怎麼辦呢？

一件美術品

俄國契訶夫著

Anton Chekov 生於一八六〇年，死於一九〇四年。他是一個窮人家的兒子，曾學醫學，但不會掛牌行醫。他的天才極高，有人說他「渾身都是一個美術家」。他的著作很多，最擅長的是戲劇和短篇小說。他的戲劇有「鴻鵠之歌」、「求婚」、「伊凡諾夫」、「海鷗」、「三姊妹」、「櫻桃園」等等。他所做的短篇小說有三百多篇，人稱他做「俄羅斯的穆白桑」。一篇是從英文重譯的。

亞歷山大(名)史茂洛夫(姓)是他母親的「獨子」。這一天，他手裏拿

着一件用報紙包着的東西，他臉上笑嘻嘻的，走進葛雷柯醫生的待診室。

葛醫生喊道：「好孩子，你好嗎？有什麼好事說給我聽？」

那少年人有許多話一時說不出來，答道：「先生，我母親叫我致意問候你。你知道他所生只有我一個孩子。你救活了我的性命，你的醫道真

——我們真不知道怎樣感謝你！

葛醫生高興得狠，說道：『好孩子，你不要這樣說。那是我應該做的事。做醫生的都應該這樣做。』

那少年道：『我母親只生我一個兒子。我們是窮苦人家，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重重的報答你的恩德。我們心裏終過意不去。我的母親，——先生，他所生只我一子，——我的母親有一件最心愛的小銅像，請你賞收了，總算我們一點小意思。這是一件古銅的雕刻，是一件美術品。』

葛醫生正要開口說：『我的好孩子』……

那少年一面打開紙包，一面說：『先生你千萬不要推辭。你要不肯收，我母親和我便都不快活了。這是一件小寶貝，——一件難得的古董，——

「我的父親是一個收賣古董的，他死後我們母子接着做這生意。這件古董是我們留在家裏做我父親的一種紀念品的。」

那一重重的紙包已解開了，那少年恭恭敬敬把他的禮物擺在桌上，原來是一支雕刻很精緻的古銅插燭台。雕刻的是兩個裸體的美人，那種嬌癡媚的神氣，別說我不敢描寫，簡直是描寫不出。那兩個美人笑容裏狠帶着一點蕩意，好像他們若沒有拮住燭台的職務，真要跳下地來大大的玩一回！

葛醫生把這禮物細細看了一會，搔着自己頭髮，微微咳嗽，說道：「一件好東西，這是不用說的。但是——你知道——我怎樣好說呢？這是不狠方便的。裸體的女人——這是不合禮法的！」

那少年問道，『爲——爲什麼？』

葛醫生道：『老實說罷，你想我怎麼好把這種東西擺在我的桌上呢？』

這可不把我一家都引壞了嗎？那少年狠不高興，說道：『先生，這真是

我想不到的。你的美術思想也算怪了！你看，是一件美術品！這多好

看！工夫何等精緻！對着他真可教人心裏快活，真可教人掉下眼淚來。

你看這多活動！你看這空氣——這神氣！』

葛醫生打斷他的話，說道：『我狠懂得這個，我的孩子。但是你知道我

是有家眷的人，家裏有小孩子。還有一個丈母。這裏常有女太太們來

看病。』

那少年道：『你要用平常人的眼光看上去，那自然不同了。但是我請

你不要學那平常的人。你要是不肯收，我母親和我心裏都很難受。我母親只有我一個兒子。你救了我的命。我們求你賞收了這件我們最心愛的東西。可惜一對燭台，只有這一支了，還有那一支竟找不到。」
葛醫生沒有法子，只好說道：『多謝你，好孩子，請你替我多謝你的母親。我同你沒有道理可辯。不過你也應該想想我家裏的小孩子和女太太們。但是我同你辯論是沒有用的。』

那少年見他有意肯收了，高興得狠，說道：『先生，是的，你同我辯論是沒有用的。我替你擺在這裏，和你這個東洋瓷瓶平排。可惜還有那一支找不到了。可惜！』

送禮的少年走了後，葛醫生對着這件不歡迎的禮物，手抓頭髮，心裏盤

算道：『這件東西可真不壞，這是不消說得的。把他丟出去，未免可惜了。』

但是我家裏是留不得的。這事到有點難辦。還是送給誰呢？

他想了一會，想着了烏柯夫大律師。這位大律師是葛醫生的老同學，現在聲名一天大似一天，近來又替葛醫生贏了一件小小的訴訟案。

葛醫生心裏想：『得了！他看老朋友的面，不要我的律師費，我正該送他一件禮物。況且他又是一個沒有家眷的人，狠愛這些玩意兒。』

葛醫生主意打定，把那古銅燭台包好，上了馬車，到烏柯夫大律師家裏來。剛巧他的朋友在家，葛醫生高興得狠，說道：『你瞧，老朋友，上回承你的情，不肯收我的費，我今天特地帶了一件小小的禮物來謝你，你務必賞收了。你瞧，這東西多好！』

那位大律師瞧見燭台，高興極了，喊道：「再好也沒有了！真好工夫！這樣精緻！你從什麼地方找着這件小寶貝？」他說到這裏，忽然回過頭來對他朋友說道：「但是，你知道我這裏不能擺這樣一件東西。我不能收下。」

葛醫生睜着眼睛問道：「爲什麼？」

大律師說：「你知道我母親常來這裏，還有許多請我辦案的人來。我留這東西，還有臉見我的用人嗎？還是請你帶了回去。」

葛醫生失望得很，大聲喊道：「決不。你千萬不要推辭。你看這件東西的雕刻工夫！你瞧這神氣！我不許你推辭。你要不肯收，就是瞧不起我了。」

葛醫生說完了話，忙着跑出大門。他坐在馬車裏，搓着手，心裏很高興，——總算完了一件心事。

烏柯夫大律師嘴裏咕嚕道：『怎麼好？』他細細看這禮物，心裏盤算如何辦法。

『這東西真好！但是我可不能收下，丟了他又太可惜，還是做個人情，送別人罷。但是送給誰呢？……』『有了一點也不錯，我拿他去送給那位喜劇名家夏虛京。他是一個古董收藏家。今天晚上又是他五十歲的生日。』

這天晚上，那支古銅燭台，包得好好的，由一個送信的送到夏虛京的上裝室裏。這一晚，他這房間裏來了一大羣男人，都是來看這件禮物的。

大家喝采叫好，一房間裏都是聲浪，就像一羣馬叫。戲園的女戲子聽見了，也來敲門。夏虛京隔着門叫道：「我的好姑娘，你不能進來，我的衣服還沒有穿好。」

散戲的時候，夏虛京聳着兩隻肩膀說道：「這件寶貝東西，我怎麼辦呢？我要帶回家去，我的女房東是不答應的。還有女戲子常常來看我。」

這又不是一張照片，可以藏在抽屜裏。」

他背後替他理頭髮的人聽他自言自語，也替他打算，忍不住問道：「你爲什麼不賣了他呢？我家隔壁的一個老婦人專做古董的生意，他一定肯出很好的價錢問你買這個。這個老婦人姓史茂洛，這城裏人都認得他。」

夏虛京就依了他的主意。

過了兩天，葛醫生正在他的書房裏，嘴裏啣着煙斗，心裏想着一件醫學的問題，忽然房門開了，前天送禮物的少年，亞歷山大史茂洛夫走了進來。那少年滿臉都是喜色，高興得很，得意得很，手裏拿着一件東西，用報紙包裹着。他忙着說道：『先生，你想我怎樣快活？運氣真好？巧得很，我母親居然買到你那對燭台的那一支了。你這一對現在全了。』母親高興得不得了。他所生只有我一個兒子，你救了我的命。』

他快活得手都顫了，滿心的感激，他把包裹解開，把那支古銅燭台擺在葛醫生的面前。

葛醫生張開口，要想說句話，但是說不出——他沒有說什麼。

愛情與麵包

瑞典史特林堡著

A. Strindberg (1849-1912) 是瑞典最大文人。他的著作極富，有小說三十種，戲曲五十六種。周作人先生曾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二號一〇六頁略述他的生平事實，可以參看。

葛斯大(名)法克(姓)是部裏參事的一個屬員。這一天他正式的請魯以絲的父親准他同魯以絲結婚，那老頭子第一句話就是『你現在每月有多少進款？』

法克答道，『一個月不過一百個克洛納。(一個克洛納抵不上中國半塊錢)但是魯以絲……』

老頭子說，『不要談別的。你的進款不夠。』

法克說，『但是魯以絲同我要好得什麼似的！我們兩人彼此很拿得

穩。

老頭子說，「也許如此。但是我且問你，你一年祇有一千二百的進款嗎？」

法克說，「我們初次認得是在李丁坎。」

老頭子不理他，又問，「你除了部裏薪水之外還有旁的進帳嗎？」

法克，「有——有一點，我想總夠我們用了。況且你知道我們的愛情……」

老頭子，「是的，但是請你說個數目。」

法克，「啊，我可以在外面找點事做，就儘夠用了。」

老頭子，「什麼樣的事？有多少錢？」

法克，「我可以教法國話，還能繙譯一點書。此外還可以替人做校對

印稿的事。

老頭子手拿鉛筆，問道，「繙譯有多少錢？」

法克，「那可不一定，此刻我正在繙一本法文書，十個克洛納一個雙頁。」

老頭子，「那本書有多少雙頁？」

法克，「大概有二十四五個。」

老頭子，「也罷。就算他二百五十克洛納。還有什麼？」

法克，「那可不一定。」

老頭子，「什麼話！你不能一定就想結婚了嗎？少年人，你的結婚觀念倒有點古怪！你可知道將來你要生小孩子，你須要給他們吃，給他們穿，還要扶養他們成人？」

法克，『但是小孩子還早呢。況且我們現在彼此的愛情熱得狠，所以……』

老頭子，『是呵，你們愛情熱得狠，所以小孩子來得更快！』老頭子說到這裏，心裏一頓，說道，『也罷，你們的主意打定了，一定要結婚，我也曉得你們真要好的狠。這樣看來，我也只好由你們罷。但是你們訂婚之後，結婚之前，你應該好好的多弄幾個錢，添點進帳。』

法克高興得狠，臉上都是喜氣，親親熱熱的親了他丈人的手。他快活得什麼似的！還有魯以絲哩！這回是第一次他們兩口兒手挽手的同走出去，個個人都覺得這一對新定婚的男女喜氣四射出來！

到了晚上，法克來看魯以絲，帶了校對的稿子來。老頭子看他這樣勤苦，

也很高興，魯以絲還讓他親了一個嘴。但是過了幾晚，他們去看戲，回來時坐了馬車回來，這一晚的開銷就是十個克洛納。還有幾天晚上，法克本該教法文的，他却來看魯以絲，帶了他出去散散步。

結婚的日子近了，他們須得籌畫買家用器具。他們買了兩張狠好看的紅木的床，都是鋼絲底子，海鴨絨的褥子。魯以絲的頭髮是淺褐色的，所以要買一個藍色的褥子。他們到家具鋪子裏，買了一盞紅罩的燈，一個狠好看的瓷美人，全副席面，刀叉杯盤都全，買這些東西，他們狠靠丈母幫他們選擇。法克這幾天忙得狠，東邊看房子，西邊招呼匠人。家具送來了，須親自照應着裝好擺好，又要寫支票付錢，還有許多說不完的事。不消說得，這時候法克是不能格外弄錢的了。但是這有什麼要緊？他們成親之後，日子長

哩，可以貼補得起來。他們打定主意要節省過日子，先租兩間房就夠了。無論如何，小房子總比大房子容易安排。所以他們租了一處樓下的房子，共有兩間房，一個廚房，一個套房，每年房租六百克洛納。起初魯以絲本想租一所三間的樓房，但是他們愛情熱的新夫婦，這點子不如意算得什麼事？房間鋪設好了。那間新房真有點像一座小小的聖廟。兩張床平行擺着，好像兩駕飛車，趕生活的路。藍的褥子，雪白的被單，枕頭套上繡着新夫婦名字的第一個字母，彼此鈎纏着，狠親熱的。這些東西都狠有喜事的氣象。那邊一掛美麗的簾子，是爲新娘用的。他的鋼琴，花了一千二百個克洛納，擺在那邊房裏。那邊房就算是客座，飯廳，書房，一齊在內。裏面有一張紅木的寫字檯，飯棹，椅子，還有一架金邊的大鏡子，一張沙法榻，一座書架，——

有了這些東西，更添上一點安樂適意的氣象。

結婚的禮節在一個禮拜六的晚上舉行。第二天禮拜日的上午，很不早了，這一對新夫婦還在睡哩。法克先起床。雖然日光早從百葉窗縫裏射進來了，他不去開窗，却把那紅紗罩的燈點起，燈上放出桃紅色的光射在那磁美人身上。那美麗的新娘睡得正濃。這一天是禮拜日，早晨沒有貨車來攪醒他的新夢。外面禮拜堂的鐘聲敲得正高興，很像是慶祝上帝創造男女的紀念。

魯以絲翻身過來，法克走到簾子後面去換衣服，他走出去招呼廚子預備午飯。那副新辦的刀叉器具等閃閃的發亮，耀人眼睛！況且這都是他自己的，——他和他妻子的。他叫廚子到隔壁飯館裏去招呼把午飯送來。飯

館的掌櫃的早知道了，昨天就定好了。此刻只消去關照一聲，叫他開飯就是了。

新郎回到新房門口，輕輕的敲門問道：『我可以進來嗎？』只聽得裏面低聲答道：『最親愛的，等一會兒。』

新郎把桌面鋪好。午飯送來的時候，桌子上已鋪好了雪白的新桌布，上面擺着新碟子，新刀叉，新杯子。昨天新娘帶的花球擺在魯以絲的座位旁邊。新娘穿着繡花的早晨便衣走進來時，日光射進來歡迎他。他還覺得有點疲倦，所以新郎搬了一張安樂椅過來給他坐，喝了幾滴酒，新娘方才有點神氣，吃了一口魚子醬，胃口也開了。要是媽媽瞧見女兒喝酒，不知道說什麼了！但是女兒現在嫁了人了，可以自由了，誰管媽媽說什麼！

新郎伺候他的美麗新娘，非常殷勤周到。是何等快活的事！他沒有娶妻的時候，何嘗沒有吃過狼講究的午飯？但是那有什麼樂趣！他今天一面吃他的蛤蜊，喝他的皮酒，一面發議論：那班不結婚的男子真是笨人！真是自私自利！應該罰他們出一種稅，和狗捐一般。魯以絲可沒有這樣嚴厲的主張。他狠和婉可愛的說，那些不願意結婚的人，都是怪可憐的。要是他們有錢可以養家，也許要結婚了。法克心裏微微一跳，他想，人的幸福難道是用錢計算的嗎？決不，決不。但是不要管他，不久就會多找到一些事做，樣樣事總會狠如意的。現在且開懷用那鮮美的燒斑鳩和紅莓醬，和褒根地的美酒。新娘看見這許多奢侈品，倒有點擔心事。忍不住說他們怕不能過這樣闊綽的日子。但是法克把魯以絲的酒杯添上了酒，教他不用這樣過慮。說

道：『不過這一天罷了，又不是天天如此。人生能快活時，總該快活。』

下午六點鐘，一部華麗的馬車，駕着兩匹馬，到門口候着。新婚的夫婦上了車，出去遊玩。魯以絲靠着車墊，心裏很快活。他們兜過公園的時候，遇着許多熟人，都對他們點頭招呼，臉上都狠詫異，又有點羨慕。這班人心裏大概猜想這位參事處的屬員攀着一門好親事了，他討着了一個有錢的妻子，所以能這樣闊，可憐他們只能步行。坐在馬車裏，靠着適意的軟墊子，不消出力走路，可不是快活嗎？

他們結婚的第一個月，天天過快活日子，跳舞哪，宴會哪，午餐哪，晚餐哪，看戲哪。但最妙的還是他們在自己家裏過的時間。晚上從丈人家裏陪着魯以絲回來的時候，最有一種快樂的趣味。他們到家時，往往做一點半夜

餐，對坐着閒談，直到很晚的時候。

法克天天要節省費用，——理論上如此。有一天，魯以絲燻了些鮭魚，加上山芋，他自己吃了覺得很有滋味。但是法克不狠贊成，下一次輪到吃鮭魚的日子，他花了一個克郎買了一對班鳩，以爲價錢很便宜，高興得很。魯以絲不服，說他從前也買過一對，用不了一個克郎，況且吃這種肉未免太奢侈了。但是爲了這小事，他也不同他丈夫計較。

過了兩個月，魯以絲病了，病得很奇怪。怕是受了涼罷，還是中了銅壺的毒？請了醫生來看，醫生大笑說沒有病。奇怪，明明病得很利害，還說沒有病。怕是壁上糊的紙上有毒氣罷？法克拿了一塊紙去請化學師試驗，化學師報告，說紙裏並沒有毒質。

但是他妻子的病總不見好，法克自己翻醫書，查出來了，原來是這樣一回事。於是他叫魯以絲用熱水洗腳，過了一個月，病全好了。這未免太快了，他們不會想到這麼快就要做爹爹媽媽了。但是做爹媽是很快活的事！這個孩子大概是男的——一定無疑了，爹爹媽媽應該替他先想一個名字。

明天法克去看他的好朋友，是一個大律師，法克想請他在一張借據上簽個名字，使他可以借一筆款子來開銷那些免不了的費用。那位律師回答道，『是呀，討老婆，養孩子，是一樁很糜費的事。我到如今還幹不起這件事哩。』

法克聽了這話，明知話裏有話，不便再開口。他空手回到家中，家裏人說，有兩個不曾見過的人來家裏尋他。這兩個人是誰呢？法克心想大概是他們。

兩個朋友，現在活宋砲台駐防營裏當上校的家裏人說，不對，這兩個人年紀太大了，不像是做陸軍上校的人。法克想，是了，那一定是他在兀薩拉認得的那兩位老朋友。現在他們聽見他成了家了，故特地來看他。但是他家裏人說，這兩個人不是從兀薩拉來的，是京城的人，手裏都拿着手杖。這可怪了，可是誰呢？——他們總會再來的。

過了一會，法克出去買東西，又帶了一些紅楊莓回來，不消說得，價錢很公道。他高興得很對他妻子說，「你瞧，這麼晚的時節居然一個半克耶納買了這麼多的大楊莓！」他妻子說，「親愛的，但是我們吃不起這種東西！」法克說，「不要緊，我在外面弄到了一點事做。」魯以絲說，「我們欠人家的債又怎麼辦呢？」法克說，「欠的債嗎？我——我現在正同人商量借一筆

大款子，借到手就可把債一齊還清了。」魯以絲說，「但是那是借債還債，可不是又借一筆新債嗎？」法克說，「那可顧不得了。這不過是一個救急的法子。但是我們何必談這種掃興的事？你瞧，這些楊莓多好！吃了楊莓之後，再喝一杯雪梨酒，可不更好嗎？」

於是他們叫用人去買一瓶雪梨酒——不消說得，是要頂好的。

下午魯以絲睡醒時，又提到欠債的事。他對他丈夫說，「我有句話說，你不要生氣。」法克說，「什麼話！我那裏會對你生氣？你要錢用嗎？」魯以絲說，「雜貨鋪的帳還沒有付，肉店裏的人早說過不再賒給我們了，馬車行裏也一定要問我們結帳。」法克說，「就是這幾項嗎？我立刻——明天——就還清他們的帳，一個錢都不欠。但是我們且想別的事。你愛坐馬車到公園

裏玩一過嗎？你不要馬車也好，我們坐電車去罷，電車路也通到公園。」

他們到了公園，出來時同到波斯宮大餐館裏吃晚餐。他們很快樂，因為餐館裏的客人背地裏議論，說他們是一對情人。法克聽了很得意，但是魯以絲見了帳單心裏有點擔憂，他覺得這一餐的錢夠他們在家裏吃幾天了。

過了幾個月，要實地預備小孩下地的事了。搖床哪，小孩子的衣服哪，……都要置辦起來。

法克到處張羅，狠不容易弄到錢。馬車行和雜貨鋪早就不肯賒帳了，他們說他們也有家小，也須養家。什麼話！這些人只認得錢，不講義氣！

產期到了，法克不能不找一個奶媽。他一面抱着新出世的女孩，一面又

要跑出房去同他的債主說好話。新起的負擔重得狠，他辛苦憂愁幾乎病倒。好不容易他找到一點譯書的事，但是他時時刻刻要跑東跑西的忙着，那能幹譯書的事呢？

沒有法子，他只好去求他丈人幫忙。老頭子冷冰冰的對他說道，「這次我可以幫你一點忙，下次我再不管了。我不是有錢的人，我又不是單有你們這一對女兒女婿。」

產婦應該吃點滋補的東西，鷄哪，頂好的葡萄酒哪。還有奶媽的工錢。幸而魯以絲不久就能起床了。這時候，魯以絲略瘦一點，面色更白，格外好看，還像一個女孩子。

他父親很嚴重的教訓女婿道，「以後你千萬不可再有小孩子了，你不

要毀了你自己」。

以後法克一家還靠着愛情和新債過了一些日子。後來真破產了。家裏的家具，都有了主子。他丈人趕來，把魯以絲和他的孩子帶回去。他們上了馬車，臨走時，老頭子歎口氣說，「總算我沒有主意，把我的女兒借給了一個少年人，過了一年，他把女兒還給我，毀壞了！」

魯以絲本願意同法克守着，但是他們此時已沒有過活的道路了。

法克一個人在家，眼睜睜地對着那些債主——那兩個拿着手杖來尋過他的人——把家裏所有的東西拿得乾淨——椅子，桌子，紅木的床，刀，叉，盆，碟，碗，壺，……

可惜人生在世不能夠吃不費錢的燒班鳩和大紅莓，這真是可大恥的事！

一封未寄的信

意大利卡德奴勿著

著者 Enrico Castelnuovo (1850—) 是意大利一個最老的文豪。意大利的新式短篇小說要推他做一個很早的功臣。

高尼里教授是一個有名的『埃及學』大家，上議院的議員，曾得了許多的勳章，又是國內國外許多高等學會的名譽通信會員。這一天他正在指揮他的僕人潘波打開新從泊遮寄來的兩箱書籍。

二十年前，高尼里教授在泊遮大學做新拉丁文教授時，搜集了許多書籍。後來他到各地旅行，研究言語學和考古學的種種問題。旅行回國後，曾做過弗洛倫斯大學和奈泊兒大學的教授。後來政府敦請他回到羅馬特

爲他設一個講座，給他很大的年俸，他方才回到羅馬來。當他往來遷徙的時候，他在泊遮收集的藏書都寄在泊遮一個朋友家裏，釘封着，不會開看。他到弗洛佛斯時，曾取了幾箱回來，到奈泊兒時，又取了幾箱回來。剩下的兩箱，直等他到了羅馬預備久居的時候，方才取回來。

其實這幾箱舊書，取回不回，於他沒有什麼要緊。他到一處總會收集許多書。何況現在他住在京城裏，有許多公立私立的圖書館供他取用？

況且我們現在的時代是一個汽船汽車的時代，變遷快得狠，今天的真理，明天也許變爲謬說了；一部新出版的書往往有隔夜就變爲無用的危險。

話雖如此說，但是高尼里教授十年前做的一本小冊子，可不曾變老。他

那本書裏用許多精密的證據，證明許多人認爲客兒特（Calisto）語根的字其實都起源於蘭芬的語根。這本書出版以來，歐洲各種文字都有譯本。高尼里教授的名譽一天大似一天。後來他竟爬上「科學的埃及塔頂上」去，和烏薩拉大學裏那位世界馳名的羅斯丹教授並列了……

且說這一天潘波打開書箱，高尼里教授站在旁邊指點他。這時候這位教授不過四十歲，但他的外貌已狠蒼老，不像四十歲的人了。他的雙肩有點望下垂，他的廣闊的額上已有了縐紋了；他的近視眼帶上眼鏡，半睜半閉的，像一隻小貓的睡眠。他的頭髮狠稀疏，已花白了。他的鬚子狠不整齊，是向來不曾修飾過的，如今也花白了。當他少年時，他也時時修面剃鬚；但是他有時剃了半邊臉，還有半邊沒剃，忽然想起別的科學問題，就擱下了，

停一會就這樣走上講堂，惹得全班的人哄堂大笑。這類的事，不止一次，他後來索性不剃面了，就聽他茸茸蓬蓬的自由發展。這種「心不在焉」的笑話，是大學教授們常有的事，也不用一一細說……

高尼里教授不愛社會的應酬，有時不能不到應酬地方，他總是遠遠的站着，避開婦人們，如避開蛇蠍一般；因為他見着婦人不會說話，婦人見着了這位古董學問大家也不知說什麼話纔好。

但是五六年前，因為挑女婿的人家多了，可嫁的丈夫真少，所以居然有幾位老太太們想把高尼里教授捉去做女婿。有一天，巴陀利伯爵夫人大著胆子請這位教授到他家晚餐。伯爵夫人的第二個小姐生得一口不整齊的牙齒，一雙眯睜的眼睛，沒有人肯要他。這一次他母親看中了高尼里

教授請他晚餐，預先吩咐他女兒好生接待他，陪着他閒談，親手做桃漿膏請他嘗新，甚至於暢談到芬蘭語根的字，總算是十分巴結了。不料高教授不肯上鉤，他覺得四面有埋伏，略坐一會就逃走了，以後竟不敢上巴陀利伯爵夫人的門，直到後來那位二小姐嫁了一個鹹魚老板，他方才敢去走走。

高教授自從那一次受了一點驚駭之後，有如驚弓之鳥，格外小心，見了婦女的社會更不敢親近了。

凡是一個男子漢，他的一生總有一頁兩頁的情史，或是快活的，或是痛苦的。但是我們這位高教授，却沒有這回事。他的朋友如此說，他自己也如此說，他並不是有心撒謊。他是一個專心研究高深學問的人，眼前的事尚

且不記得。我們又何必要他追想幾十年前的舊事呢？

這一天潘波打開書箱，捧出書來，喊道：『你瞧！這麼多的灰土！你讓我拿到樓下去彈掃干淨了再拿上來罷。』

高尼里教授不贊成這個法子，他硬要潘波在他面前把灰土彈了，把書交給他，自己擺到新辦的書架上去。潘波沒法，只好依他，一本一本的把書取去，打掃干淨，交給他；他看了書名，一類一類的分列書架上。

滿屋裏都是灰土，桌上椅上衣上都是灰土，他們主僕兩人不住的打噴嚏，潘波提起一本大書來，喊道：『這上面有一層蛛絲網。』原來這是一本古代的世界地圖，是白爾推在哥搭翻印的版子。潘波拿起來一抖，書頁裏

面掉下一個方方的小信封，日久了，已變了黃色。

潘波喊道：『什麼東西？好像一封信！』他一頭說，一頭放下地圖，彎下身去檢那封信。高教授也瞧見那封信了，他先搶着把信拾起。果然是一封信，並且是他親筆寫的。郵票並不會鈐印，信封還是緊封着。信封上是他自己寫的住址：

「寄弗洛倫斯城，塞維街二十五號第一層，阿達維耶（姓）媚利麗菱（名）小姐。」

高教授不意之中忽然看見這個名字，使他的記憶力回想到二十年前；使他腦背後的雲霧裏忽然現出一個長身玉立溫柔可愛的女子來。爲了他，我們這位不動心的教授曾有一次覺得這心把持不住了。爲了他，這位終身不娶的學者曾細細盤算結婚的問題。後來怎樣呢？……

潘波看見他主人手裏拿着這書信，儘着翻來翻去的想，他忍不住問道：『這封信怎麼會夾在這書裏面呢？』

高教授回過頭來，喝道：『要你多管閒事！走出去！』

潘波道：『我不要理書了嗎？』

『現在不要了。走開。』

『有什麼變卦了？』

『沒有什麼。我要你時，我會按鈴叫你。』

潘波咕嘟着嘴走出去，心想這是一封什麼信，怎麼他的主人一見了就變翻了。

潘波走開之後，高教授坐下來，抖顫顫的把阿達維耶小姐不會開過的

火漆印撕開。下文是一八七五年十月十五日他在泊遮寫的信：

我的好朋友：我剛才接到你父親去世的不幸消息，我趕快寫信，使你
知道我對於你遭此大喪的同情。七月間我在維尼斯微倖得同你父親
和你常常相見，那時我狠知道你待你父親的一片孝心。

你還記得（我決不會忘記）那天早晨我們同到海邊去遊玩的事
嗎？我們先到了幾處地方，後來你父親疲倦了，到旅館裏去歇息，我和你
步行到海濱上去。

那天的天氣非常爽快，太陽的光線被雲遮住，所以你把陽傘收了。海
波微微的打着岸邊，浪花濺到我們走過的沙灘上。

承你告訴我你父親的病狀：你說他這病已起了多年，一年不如一年；

醫來醫去，終歸無效。你告訴我，說你父親因為愛你，所以不肯把他病中所受的苦痛使你知道。你又說你們一家本是旺族，於今只剩你們父女兩人，所以家庭之間格外親愛。父女互相憐惜，思想感情都十分融洽，那種家庭之樂真不易得。你說到這裏，心裏一酸，不說了，眼眶裏都是眼淚。那時我心裏有多少話要說，只是說不出。你知道我天生是羞怯的人，我只怕那些妨害我研究學問的事。但是我覺得那時候我會使你知道我對於你的境遇，心裏如何難受。我對你說，無論什麼時候你用得着我，我總肯聽你呼喚。你伸出手來，抖顫顫的拉住我的手，低低說了一句『多謝』，就要走回去看你父親了。

我們走回去的時候，兩個人都不曾開口說話，但我們覺得你我的

心靈彼此都能明白了解，不消說什麼了。

過了一兩天，你們就離開維尼斯。我那時竟沒有機會獨自同你再談一次。

我的朋友，現在你一生最大的悲痛來了。現在你正可以試驗你的朋友的真價值。

我本想親自來弗洛倫斯看你，可惜我此刻就要動身到倫敦去，因為東方學學者的大會本月十九日開會，我要趕去開會。會開過後，我也許離開歐洲去旅行一次。但我的行動全靠你一個人。只要你一句話，我就立刻回意大利來。無論如何，十月中我總在倫敦。我望你快快回我一信。請你念我在世界上也是一個孤零的人，況且比你受孤零的日子長得

多呢。你的朋友高尼里亞狄羅。

高尼里教授把這封四頁的情書，從頭讀了兩遍，不能不回到寫信的那一天，那一點鐘，那塊地方。他極力追想當日何以忘記付郵，何以阿達維耶小姐始終沒有一個字的回信，竟不會挑起他的疑心，何以他竟不寫第二封信去，問個明白。

他想起來了——

那一天早晨，訃聞寄到的時候，我們這位教授正在收拾書籍行裝，預備出門遠遊。他儘日想着他三月前在維尼斯遇着的那個女朋友，心裏盤算還是單寫一封弔慰的信呢？還是弔慰之外再加上幾句表示愛情的話呢？他知道這個女子不是尋常女子，是天生給一位學者做配偶的。他不是會

做他父親的書記嗎？他難道不肯做他丈夫的書記嗎？他又懂得兩三國的語言，很可以幫助他丈夫，替他鈔寫，替他整理書籍文稿，替他校對印稿；有時他丈夫要去赴學者大會，他也許替他收拾行裝，送他上火車，也許跟他同去，替他買票，照料行李和種種麻煩的瑣碎事。我們這位教授想到這些地方，覺得結婚原來不算什麼可怕的事，簡直是一個波平浪靜的海港，可以躲避風濤的危險。他主意已定。那天晚上，寫了許多信，內中有一封就是給阿達維耶小姐的。信裏說得那樣纏綿懇切，連他自己都覺得是生平不曾有過的奇事。就是現在二十年後重讀這信，他也還覺得這種不會經慣的甜味。

他又想起那天晚上，他在他的泊遮寓宅的書房裏，桌上點着一盞油燈，

面前攤開一本古代的世界地圖，翻開的一頁正是「前六世紀以前的埃及」。那時英國 哀丁堡大學的馬利孫教授寫信來約他同去遊覽埃及及南梯泊斯的遺址，他正寫回信說且等倫敦大會開過後再定；他隨手取下這本地圖來把他們所要經過的路程訂定了。那天晚上，他寫了許多信，忽然他的女房東來敲門，說馬車預備好了，行李陽傘都放好了。他匆匆站起來，匆匆把桌上的地圖收起放到架上去，匆匆把那幾封已貼郵票的信都插在衣袋裏，匆匆下樓來，匆匆上車走了。

他萬想不到冤家不湊巧，剛剛把一封頂要緊的信夾在那本歷史地圖裏。他不懂得何以當時他把那些信放進郵箱時竟不曾留心少了一封。他以爲信已寄出去了，寄出之後，他還有點後悔，覺得這麼一件大事，不應該

就這麼匆匆解決了。他爲什麼不仔細籌算籌算呢？他爲什麼輕易說出一個不能收回的字——「愛」——從此把一生的獨立都犧牲了呢？如果那位小姐回信答應了，他是一個場面上人，能改口翻悔嗎？如果回信不答應，他不是白白地受一番沒趣嗎？

所以他到倫敦的第一星期，馬利孫教授催他決定埃及的旅行，他很躊躇，狠着急。每見郵差送信來，他心裏就有點發抖，又不知道他心裏究竟要的是什麼。

過了幾天，會開得正熱鬧，他讀了兩篇論文，到會的一班有名學者都很歡迎他，恭維他是科學界一個新出現的明星。他覺得會裏的討論很有趣，於是，不在眼前的那個孤苦零丁女朋友的影像漸漸的變淡了。後來他

老等不着阿達維耶小姐的回信，他心裏暗暗的高興，覺得沒有回信也好。他既可免了被拒絕的恥辱，又可恢復他自己的自由了。他自己總算盡了責任，狠對得住他了。他親親切切的求婚，女的自己不睬他，這可怪不得他了。

等到十一月裏，我們這位教授打着羅馬西柴大帝的話，說道：「Alas! no-
fast!」『完了！沒有挽回了！』

他決意同了幾位同伴，到埃及去遊歷，在埃及及南部和亞比西尼亞（非洲國名）住了兩年，研究古代的象形字和古城遺址，時時把研究的結果作成論文，送登歐洲的領袖雜誌。從意大利從法國從德國寄來許多雜誌，日報，科學家的通信，學會選舉的報告，——還有幾封討厭的信是他的泊遮

女房東寄來的。但是弗洛倫斯的阿達維耶小姐，一個字也不會寄來。等到他回國時，他早已忘記這位女朋友了。雖然相隔祇有兩年，但這兩年在高教授的學問名譽上看起來，簡直可值得一百年。所以他聽說三個月前阿達維耶小姐嫁了一個西西利島的巡檢，他也不放在心上。他手頭的事體多着呢！又要籌算政府給他的位置那一處最適宜；又要替『哀丁堡雜誌』作文論亞西里亞的古跡；又要著書講客兒特語根和芬蘭語根。比起這些重大問題來，阿達維耶小姐真算不得什麼，結婚的問題更是一件討厭的事。

只有後來弗洛倫斯大學聘他做教授的時候，他方才有點躊躇。他心想：萬一那位西西利的巡檢調任，他妻子回到弗洛倫斯，倫然見面，該怎麼辦

呢？還是假作不認得，不睬他呢？還是當面責怪他何以那樣薄情，信也不同一封呢？

他仔細一打聽，原來阿達維耶小姐嫁作巡檢夫人，不上十個月就害傷寒瘧症，死了！

死了！高教授聽見這個消息，心裏很難過。這麼年輕的一位好女子，就死了！如果他當初真和他結了婚，這時候可不要更傷心悲慟嗎？幸喜當初阿達維耶小姐不會回他的信，幸喜不曾嘗過結婚的生活，嘗過結婚生活的人，一旦死了妻子，更難過日子了。

他這麼一轉念，也不悲痛他那死去的女朋友了。從此以後，日子久了，事業繁了，往事都化作烟雲走了，連阿達維耶媚利麗莎的名字都忘記了。

萬不料二十年後，這本古代地圖的書頁裏忽然掉下這封不會寄去的情書，我們這位教授，中年的人，被學問變老了，一生只曉得爲我的生活，到了此刻，手裏拿着這封小小的黃色信封，眼前好像看見阿達維耶小姐二十年前的面貌，眼睜睜地對他望着，好像聽見他說道：『你這個負心人！當初我在患難之中，你爲什麼連一個字都不寫給我？我就是泛泛的朋友也可憐我。你不是會使我相信你有心愛我嗎？你爲什麼一毫都不感動呢？我不是會寫信給你嗎？唉！你們這班男子真靠不住！』

他如今含恨死了，高教授有冤無處訴，有話無處說，有理無處可辯。

高教授手拿這信，心裏又想他一生只有過一點愛情，只有過一段情史，

只有過一回詩意，——就這一點也不會開花結果。如今晚了！再也不會有這種事了！他的心頭再也不會爲一個婦人狂跳了！他的筆下，再也不出這樣一封宛轉殷勤的情書了！

他又轉念問他自己道：如果這封信寄去，到了那邊，阿達維耶小姐回信來說，『我懂得你的意思，我答應了，我愛你，願意做你的人。你來罷。』那時他自然不去埃及旅行；自然不去研究那些古代象形字和那些古城遺蹟了。也許他不久就生下兒女了。也許他家累重了，他的名譽未必能長得這麼快，他的一切榮譽，一切勳章，未必會到他身上來。也許他竟沒有機會做他的芬蘭語根的大發明。那「科學的埃及塔頂上」和那位世界有名的羅斯丹教授並立的，也許不是高尼里，也許是別人。這樣想來，這封信當日不

會寄去，真要算一件大徼倖的事。

但是——但是——高教授的心裏總覺得有一種餓饑饑的懷疑，再三排解不開：『犧牲了一點光榮去換一點愛情，難道不更好嗎？』

他想把這封信撕破了，但他沒有這點勇氣，只好把他放在書桌抽屜裏。他叫潘波進來，接着搬出書箱裏的書籍。

到了晚上，他忍不住又把那封二十年前的信拿出來從頭讀一遍。以後他差不多沒有一天不把這封信拿出來讀了又讀。讀完了，他往往望着那變黃了的信封，望着那不會鈐印的郵票，低低的自言自語道：『偷使這封信寄出去了！』……

他的情人 (Her Lover)

俄國 Maxim Gorky 原著

(Maxim Gorky) 乃是一個假名字。他的真姓名是 (Aleksyey Maximovitch Peshkov)。他生於一八六八年，現在還活著。他所著作的小說很多。

當我在莫斯科做學生的時候，我住的屋裏，有一個狠不名譽的婦人也住在那裏。這婦人是一個波蘭人，人家叫他做鐵利沙。他身體高大，皮膚帶糙黑色，眉毛又濃又粗，面貌也狠粗鄙，好像當初是用斧頭砍成的，不會經過雕飾的工夫。他那一雙獸性的眼光，那種粗重的喉音，那種馬夫式的脚步，那種漁婆式的蠻勁——這幾項，沒有一項不使我見了害怕的。我住在最高的一層，他的房間就在我對面。他在家的時候，我總把房門

關上。幸而他在家的時候很少。有時候，我在樓梯上或在院子裏遇著他，他總對我微笑，笑容裏帶著一種不信世上有好人的神氣。有時候，我遇著他喝醉了回來，朦朧著眼睛，蓬鬆著頭髮，臉上露出一種格外討厭的笑容。在這種時候，他往往開口和我說話。他的『先生，你好嗎！』和他的蠢笑，使我更厭惡他。

我本想搬走了，免得這種無謂的招呼。但是我租的那間臥室，可以望得狠遠，下面又不當街道，很清靜的，——所以我捨不得搬開，只好忍耐著。

有一天早晨，我靠在我睡榻上，心裏盤算今天不去上課，應該用什麼話去告假。忽然房門開了。鐵利沙的粗重聲音在門口說道：『先生，你身體好！』

我說道：『你要什麼？』我說時，只見他的臉上狠有點爲難，帶著懇求的神氣。這種神氣，在他的臉上，平常是沒有的。

他說：『先生！我想求你做點事。你肯允許我嗎？』

我不答應，心裏想道：『什麼東西……好孩子，不要怕！』

他說：『我想寫一封信回家，就是這一點事。』他說時，聲氣狠緩和，狠小心。

我心裏想：『你滾罷！』但是我已跳起來，坐在桌邊，拿了一張信紙，說道：『到這邊來，坐下，你說罷。』

他進來坐在一張椅子上，對我望著，臉上有羞愧的樣子。

我說：『這封信寫給誰呢？』

他說：『寫給波爾士，高虛樸，住在華騷路上的瑞奢那城。』

我說：『你說下去罷！』

他說：『我的波爾士……我的寶貝……我的忠心的情人。願聖母保護你！你這個金子做的心肝，你爲什麼這樣長久不曾寫信給你的可憐的小鴿子鐵利沙？』

我寫到這裏，幾乎忍不住大笑起來。好一隻『可憐的小鴿子』！五尺多高，兩隻拳頭每隻至少有十幾斤重，還加上一張黢黑的臉兒，好像這隻小鴿子終身住在烟囪裏，永不曾洗過浴！我好不容易忍住笑，問道：『這個波爾士特是誰？』

他聽我把『波爾士』讀作『波爾士特』了，有點不高興，說道：『先生，

他的名字是波爾士。他是我的少年情人。」

我說：『少年情人？』

他說：『先生，你爲什麼這樣大驚小怪的？難道我做女孩子的不可以有一個少年情人嗎？』

他還自稱是女孩子！哼！

我只好說道：『是呀，爲什麼不可以？世界上什麼事沒有？他做了你的少年情人有幾年了？』

『六年了。』

『呵——哦……你說罷，我替你寫下去。』

這封信的內容，我也不發表了。簡單一句話，這封信真是一篇甜甜蜜蜜

的情書。如果寫信的人不是這位又高又黑的鐵利沙，我真願意做那個波爾士了！

寫完了信，他恭恭敬敬的謝了我。他說：『也許我能替你做點事嗎？』我說：『不敢當，但是你的好意我很感激。』

他說：『先生，你的衫子，袴子，也許要縫補嗎？』

我當時覺得這個穿女衫的怪獸真有點討厭，我也有點生氣，就老老實實的回絕他，說我用不著他做什麼事。他就走了。

過了一兩個禮拜。一天晚上，我坐在窗邊，嘴裏打胡哨，心裏想尋一條消遣的方法。那一天我覺得厭倦了，外面天氣又不好，我不願出門去，只好自己尋思，自己分析自己的思想。正想的時候，房門開了，有人走進來。

「先生我盼望你今晚沒有要緊事要辦罷？」——原來是鐵利沙的聲音，
哼！

我說：「事却沒有什麼。你要什麼？」

他說：「我想請你再替我寫一封信。」

我正沒有事做，便說：「可以。又是寫給波爾士嗎？」

他說：「不是的。這回是他寫回來的信。」

我聽了不懂，問道：「什——什麼？」

他連忙改口道：「我說錯了。這封信不是我託你寫的。這是我一個

朋友——一個男朋友託寫的。他有一個女相好，和我鐵利沙一般樣子。

就是這麼一回事。你肯替他寫一封信給他的鐵利沙嗎？」

我仔細對他一望，見他臉色遲疑，他的手指發顫。我起初不懂得，仔細一想，我猜著了。我便對他說：「大姑娘，我明白了。本來沒有什麼波爾士，也沒有什麼旁的鐵利沙。都是你一個人在我這裏說鬼話。不要再來胡纏了。我不願意和你往來。你懂得嗎？」

忽然他臉上變色，他雙腳移動，但身子不動；滿嘴都是口涎，好像要說話又說不出的樣子。我靜候他說什麼；但是那時我看他那副神情，心裏明白我不該疑心他有意借寫信爲名來引誘我，我曉得這種疑心是大錯了。大概這裏面別有原故。

他開口說：「先生」……剛說了這一個字，他忽然把手一揮，回轉身來，跑回房去。我心裏狠有點不安。我留心細聽。只聽得砰的一聲，他把

房門關了，——我知道這婦人生氣得狠。我仔細一想，決意去請他回來，他要什麼，我就替他寫什麼。

我走進他的臥房，四面一看，只見他坐在桌邊，雙手蒙著頭。

我說：『你聽我說！』

他跳起來，眼光灼灼的走到我面前，把兩隻手擱在我的肩膀上。他那粗重的聲音，低低說：『你看。是這麼一回事。也沒有波爾士，也沒有鐵利沙。但是他們有沒有，關你什麼事？你拿起筆來在紙上寫幾行字，算什麼難事？你！你還是一個好看的小孩子咧！也沒有波爾士，也沒有鐵利沙，只有一個我。現在你知道了，於你有什么好處？』

我被他這一來，倒怔住了。我說：『對不住。我還不明白究竟是怎麼』

「回事。你說波爾士這個人是沒有的？」

「是。沒有這個人。」

「你說鐵利沙也是沒有的？」

「也沒有鐵利沙。我就是鐵利沙。」

我更糊塗了。我眼睜睜地望著他，心想究竟是他瘋了，還是我瘋了？

他忽然回轉身，到桌邊翻出一件東西，回來恨恨的對我說道：「請你寫一封，信既然是那樣煩難的事，你瞧，你的原信在此，你拿了回去罷。你不寫，別人會替我寫。」

我見他手裏果然是我寫給波爾士的原信。我便說道：「鐵利沙，究竟你是什麼意思？我替你寫了，你不寄出去，又何必一定要倩別人再寫呢？」

他說：『寄出去，寄到那裏去』

我說：『寄給這位波爾士去』

他說：『本來沒有這個人』

我可真不懂了。我只好呸了一聲，回轉身就走。

我聽他說：『我告訴你，本來沒有波爾士這個人。但是，我心裏願意給』

上真有這個人……我難道不是和別人一樣的人嗎？是的，是的，我知道，

我知道……但是我寫信給他，於人有什麼害處？』

我插口說道：『且慢，你說寫信給誰？』

他說：『自然是給波爾士』

我說：『但是你說並沒有這個人』

他說：『唉！但是有沒有這個人，也不要緊。他不在世上，但是世上也許有這個人。我寫信給他，就像世上真有了他。要是他回信給我，我便再寫信給他……』

我現在真明白了。我低頭一想，心裏非常難過，非常慚愧。原來離我不到一丈遠，住的是一個『人』——一個有心肝有愛情的『人』——他在世上，沒有朋友待他好，沒有人用愛情待他，他只得自己心裏造出一個朋友——一個情人來！

他接著說：『你替我寫了一封信給波爾士，我拿去倩人念給我聽。我聽人念這信，心裏覺得波爾士真在那裏。我又請你替波爾士寫封信給鐵利沙，——就是我。我拿去請人念給我聽，我聽了更覺得波爾士這個人』

真在那裏和我說話了。這樣下去，我在世上的苦生活便好過一點了。」

我聽了這話，心裏想道：「誰說你是一個蠢貨！」

從此以後，每禮拜兩次，我替他寫一封信給波爾士，一封信替波爾士回鐵利沙。去信是用他自己的話。回信都是我自己用心揣摩寫的情書。

……鐵利沙聽我念信時，哭得淚人兒似的。因為我肯替那虛想的波爾士寫許多真正的情書使他聽了下淚，所以他常常把我的破襪，破袴，破衫子，拿去縫補。

過了三個多月，不知爲了什麼事，他們把鐵利沙捉去關在監獄裏。這個時候，他大概早已死了。……

(完)

他的情人

一四四

論短篇小說（錄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

胡適

這一篇乃是三月十五日在北京大學國文研究所小說科講演的材料原稿由研究員傅斯年君記出，載於北京大學日刊。今就傅君所記，略爲更易，作爲此文。

一、什麼叫做『短篇小說』

中國今日的文人大概不懂『短篇小說』是什麼東西。現在的報紙雜誌裏面，凡是筆記雜纂，不成長篇的小說，都可叫做『短篇小說』。所以現在那些『某生，某處人，幼貧異才，……一日，遊某園，遇一女郎，睨之，天人也，……』一派的爛調小說，居然都稱爲『短篇小說』。其實這是大錯的。西方的『短篇小說』（英文叫做 Short story）在文學上有一定的範圍，有特別的性質，不是單靠篇幅不長便可稱爲『短篇小說』的。

我如今且下一個「短篇小說」的界說：

短篇小說是用最經濟的文學手段，描寫事實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滿意的文章。

這條界說中，有兩個條件最宜特別注意。今且把這兩個條件分說如下：

(一)「事實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 譬如把大樹的樹身鋸斷，懂植物學的人看了樹身的「橫截面」，數了樹的「年輪」，便可知道這樹的年紀。一人的生活，一國的歷史，一個社會的變遷，都有一個「縱剖面」和無數「橫截面」。縱面看去，須從頭看到尾，纔可看見全部。橫面截開一段，若截在要緊的所在，便可把這個「橫截面」代表這個人，或這一國，或這一個社會。這種可以代表全部的部分，便是我所謂「最精采」的部

分。又譬如西洋照相術未發明之前，有一種『側面剪影』(Silhouette)，用紙剪下人的側面，便可知是某人。此種剪像曾風行一時。今雖有照相術，尚有人爲之。這種可以代表全形的一面，便是我所謂『最精采』的方面。若不是『最精采』的所在，決不能用一段代表全體，決不能用一面代表全形。

(二)『最經濟的文學手段』 形容『經濟』兩個字，最好是借用宋玉的話『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着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須要不可增減，不可塗飾，處處恰到好處，方可當『經濟』二字。因此，凡可以拉長演作章回小說的短篇，不是真正『短篇小說』；凡敘事不能暢盡，寫情不能飽滿的短篇，也不是真正『短篇小說』。

能合我所下的界說的，便是理想上完全的『短篇小說』。世間所稱『

短篇小說，』雖未能處處都與這界說相合，但是那些可傳世不朽的『短篇小說』，決沒有不具上文所說兩個條件的。

如今且舉幾個例。西歷一八七〇年，法蘭西和普魯士開戰，後來法國大敗，巴黎被攻破，出了極大的賠款，還割了兩省地，纔能講和。這一次戰爭，在歷史上，就叫做普法之戰，是一件極大的事。若是歷史家記載這事，必定要上溯兩國開釁的遠因，中記戰爭的詳情，下尋戰與和的影響；這樣記去，可滿幾十本大冊子。這種大事到了『短篇小說家』的手裏，便用最經濟的手腕去寫這件大事的最精采的一段或一面。我且不舉別人，單舉 Daudet 和 Maupassant 兩個人爲例。Daudet 所做普法之戰的小說，有許多種。我曾譯出一種叫做『最後一課』(La dernière classe) 初譯名「割地」，登上

游大共和日報，後改用今名，登留美學生季報第三年。

全篇用法國割給普國兩省中一省的一個小學生的

口氣，寫割地之後，普國政府下令，不許再教法文法語。所寫的乃是一個

小學教師教法文的『最後一課』。一切割地的慘狀，都從這個小學生眼

中看出，口中寫出。還有一種，叫做『柏林之圍』(The siege de Berlin) 曾戰甲 實第四

寫的是法皇拿破崙第三出兵攻普魯士時，有一個曾在拿破崙第一麾

下的老兵官，以為這一次法兵一定要大勝了，所以特地搬到巴黎，住在凱

旋門邊，準備着看法兵『凱旋』的大典。後來這老兵官病了，他的孫女兒

天天假造法兵得勝的新聞去哄他。那時普國的兵已打破巴黎。普兵進

城之日，他老人家聽見軍樂聲，還以為是法兵打破了柏林奏凱班師呢！

這是借一個法國極強時代的老兵，來反照當日法國大敗的大恥，兩兩相

形，真可動人。

Maupassant 所做普法之戰的小說也有多種。我曾譯他的『二漁夫』(Deux amis) 寫巴黎被圍的情形，却都從兩個酒鬼身上着想。還有許多篇，如『Mlle. Fifi』之類，(譯出) 或寫一個妓女被普國兵士擄去的情形，或寫法國內地村鄉裏面的光棍，乘着國亂，設立『軍政分府』，作威作福的怪狀……都可使人因此推想那時法國兵敗以後的種種狀態。這都是我所說的『用最經濟的手腕，描寫事實中最精采的片段，而能使人充分滿意』的短篇小說。

二、中國短篇小說的略史。

『短篇小說』的定義既已說明了，如今且略述中國短篇小說的小史。

中國最早的短篇小說，自然要數先秦諸子的寓言了。莊子列子韓非

子呂覽諸書所載的『寓言』，往往有用心結構可當『短篇小說』之稱的。

今舉二例。第一例見於列子湯問篇：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

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

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雜然相許。

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

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穩土之北！』

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

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亂，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

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

河曲智叟亡以應。

『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厓朔東，一厓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這篇大有小說風味。第一，因為他要說『至誠可動天地』，却平空假造一段太行王屋兩山的歷史。第二，這段歷史之中，處處用人名地名，用直接

會話寫細事小物，卽寫天神也用『操蛇之神』『夸娥氏二子』等私名，所以看來好像真有此事。這兩層都是小說家的家數。現在的人一開口便是『某生』『某甲』，真是不曾懂得做小說的ABC。

第二例見於莊子無鬼篇：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

郢人墜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墜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

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

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

自夫子（謂惠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這一篇寫『知己之感』，從古至今，無人能及。看他寫『聖漫其鼻端，若蠅翼』，寫『匠石運斤成風』，都好像真有此事，所以有文學的價值。看他寥寥七十個字，寫盡無限感慨，是何等『經濟的』手腕！

自漢到唐這幾百年中，出了許多『雜記』體的書，却都不配稱做『短篇小說』。最下流的如神仙傳和搜神記之類，不用說了。最高的如世說新語，其中所記，有許多很有『短篇小說』的意味，却没有『短篇小說』的體裁。如下舉的例：

(1) 桓公（溫）北征，經金城，見前爲瑯琊時種柳，看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泣然流淚。

(2) 王子猷（徽之）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徬

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此等記載，都是揀取人生極精采的一小段，用來代表那人的性情品格，所以我說世說很有『短篇小說』的意味。只是世說所記都是事實，或是傳聞的事實，雖有剪裁，却無結構，故不能稱做『短篇小說』。

比較說來，這個時代的散文短篇小說還該數到陶潛的桃花源記。這篇文字，命意也好，布局也好，可以算得一篇用心結構的『短篇小說』。此外，便須到韻文去找短篇小說了。韻文中孔雀東南飛一篇是狠好的短篇小說，記事言情，事事都到。但是比較起來，還不如木蘭辭更爲『經

濟』。

木蘭辭記木蘭的戰功，只用『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十個字；記木蘭歸家的那一天，却用了一百多字。十個字記十年的事，不爲少。一百多字記一天的事，不爲多。這便是文學的『經濟』。但是比較起來，木蘭辭還不如古詩上山採蘼蕪更爲神妙。那詩道：

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
『新人雖言好，未若故人姝。顏色類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閤去。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匹，織素五丈餘。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這首詩有許多妙處。第一，他用八十個字，寫出那家夫婦三口的情形，使

人可憐被逐的「故人」，又使人痛恨那沒有心肝，想靠着老婆發財的「故夫」。第二，他寫那人棄妻娶妻的事，却不用從頭說起：不用說「某某，某處人，娶妻某氏，甚賢；已而別有所愛，遂棄前妻而娶新歡……」。他只從這三個人的歷史中挑出那日從山上採野菜回來遇着故夫的幾分鐘，是何等「經濟的手腕」！是何等「精采的片段」！第三，他只用「上山採靡蕪，下山逢故夫」十個字，便可寫出這婦人是一個棄婦，被棄之後，非常貧苦，只得挑野菜度日。這是何等神妙手段！懂得這首詩的好處，方才可談「短篇小說」的好處。

到了唐朝，韻文散文中都有狠妙的短篇小說。韻文中，杜甫的石壕吏是絕妙的例。那詩道：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生者且偷生，死者長已時！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這首詩寫天寶之亂，只寫一個過路投宿的客人夜裏偷聽得的事，不插一句議論，能使人覺得那時代徵兵之制的大害，百姓的痛苦，丁壯死亡的多，差役捉人的橫行——都在眼前。捉人捉到生了孫兒的祖老太太，別的更可想而知了。

白居易的新樂府五十首中，儘有狠好的短篇小說。最妙的是新豐折臂翁一首。看他寫『是時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槌折臂，』使人不得不發生『苛政猛於虎』的思想。白居易的琵琶行也算得一篇很好的短篇小說。白居易的短處，只因為他有點迂腐氣，所以處處要把做詩的『本意』來做結尾；即如新豐折臂翁篇末加上『君不見開元宰相宋開府』一段，便沒有趣味了。又如長恨歌一篇，本用道士見楊貴妃，帶來信物一件事作主體。白居易雖做了這詩，心中却不信道士見楊妃的神話；所以他不但說楊妃所在的仙山『在虛無縹渺中』，還要先說楊妃死時『金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竟直說後來『天上』帶來的『鈿合金釵』是馬嵬坡拾起的了！自己不信，所以說

來便不能叫人深信。人說趙子昂畫馬，先要伏地作種種馬相。做小說的人，也要如此，也要用全副精神替書中人物設身處地，體貼入微。做「短篇小說」的人，格外應該如此。爲什麼呢？因爲「短篇小說」要把所挑出的「最精采的一段」作主體，纔可有全神貫注的妙處。若帶點迂氣，處處把「本意」點破，便是把書中事實作一種假設的附屬品，便沒有趣味了。

唐朝的散文短篇小說很多，好的却實在不多。我看來看去，只有張說的虬髯客傳可算得上品的「短篇小說」。虬髯客傳的本旨只是要說「眞人之興，非英雄所冀」。他却平空造出虬髯客一段故事，插入李靖紅拂一段情史，寫到正熱鬧處，忽然寫「太原公子褐裘而來」，遂使那位野

心豪傑絕心於事國，另去海外開關新國。這種立意布局，都是小說家的上等工夫。這是第一層長處。這篇是『歷史小說』。凡做『歷史小說』，不可全用歷史上的事實，却又不可違背歷史上的事實。全用歷史的事實，便成了『演義』體，如三國演義和東周列國志，沒有真正『小說』的價值。三國所以稱有小說價值者，全靠其能於歷史事實之外，加入許多小說的材料耳。若違背了歷史的事實，如說岳傳使岳飛的兒子掛帥印打平金國，雖可使一班愚人快意，却又不成『歷史的』小說了。最好是能於歷史事實之外，造成一些『似歷史又非歷史』的事實，寫到結果却又違背歷史的事實。如法國大仲馬的俠隱記，商務出版。譯者君朔，不知

是何人。吾以為近年譯西洋小說當以君朔所譯諸書為第一。君朔所用白話，全非鈔襲舊小說的白話。乃是一種特別的白話。最能傳達原書的神氣。其價值高出林紘百倍。可惜世人不會賞識。寫英國暴

君查爾第一世為克林威爾所囚時，有幾個俠士出了死力百計想把他救

出來，每次都到將成功時忽又失敗；寫來極熱鬧動人，令人急煞，却終不能救免查爾第一世斷頭之刑，故不違背歷史的事實。又如水滸傳所記宋江等三十六人是正史所有的事實。水滸傳所寫宋江在潯陽江上吟反詩，寫武松打虎殺嫂，寫魯智深大鬧和尚寺……等事，處處鬧熱煞，却終不違歷史的事實。湯寇志便違背歷史的事實了。虬髯客傳的長處正在他寫了許多動人的人物事實，把「歷史的」人物如李靖，劉文靜，唐太宗之類。和「非歷史的」人物如虬髯客，紅拂是。穿插夾混，叫人看了竟像那時真有這些人物事實。但寫到後來，虬髯客飄然去了，依舊是唐太宗得了天下，一毫不違背歷史的事實。這是「歷史小說」的方法，便是虬髯客傳的第二層好處。此外還有一層好處。唐以前的小說，無論散文韻文，都只能敘事，不能用全副氣力描寫人物。虬髯

客傳寫虬髯客極有神氣，自不用說了。就是寫紅拂李靖等「配角」也都有自性的神情風度。這種「寫生」手段，便是這篇的第三層長處。有這三層長處，所以我敢斷定這篇虬髯客傳是唐代第一篇「短篇小說」。

宋朝是「章回小說」發生的時代。如宣和遺事和五代史平話等書，都是後世「章回小說」的始祖。宣和遺事中記楊志賣刀殺人，晁蓋等八人路劫生辰綱，宋江殺閻婆惜，諸段，便是施耐庵水滸傳的稿本。從宣和遺事變成水滸傳，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大進步。但宋朝是「雜記小說」極盛的時代，故宣和遺事等書，總脫不了「雜記體」的性質，都是上段不接下段，沒有結構布局的。宋朝的「雜記小說」頗多好的，但都不配稱做「短篇小說」。

「短篇小說」是有結構局勢的，是用全副精神氣力貫注到一段最

精采的事實上的。『雜記小說』是東記一段，西記一段，如一盤散沙，如一篇零用帳，全無局勢結構的。這個區別，不可忘記。

明清兩朝的『短篇小說』，可分白話與文言兩種。白話的『短篇小

說』可用今古奇觀作代表。今古奇觀是明末的書，大概不全是一人的

手筆。如杜十娘一篇，用文言極多，遠不如寶油郎，似出兩人手筆。書中共有四十篇小說，大要可分兩派：一是演

述舊作的，一是自己創作的。如『吳保安棄家贖友』一篇，全是演唐人

的吳保安傳，不過添了一些瑣屑節目罷了。但是這些加添的瑣屑節目

便是文學的進步。冰澥所以比史記更好，只在多了許多瑣屑細節。冰

澥所以比宣和遺事更好，也只在多了許多瑣屑細節。從唐人的吳保安，

變成今古奇觀的吳保安；從唐人的李汧公，變成今古奇觀的李汧公；從漢

人的伯牙子期，變成今古奇觀的伯牙子期——這都是文學由略而詳，由粗枝大葉而瑣屑細節的進步。此外那些明人自己創造的小說，如賣油郎，如洞庭紅，如喬太守，如念親恩孝女藏兒，都可稱很好的『短篇小說』。依我看來，今古奇觀的四十篇之中，布局以喬太守爲最工，寫生以賣油郎爲最工。喬太守一篇，用一個李都管做全篇的線索，是有意安排的結構。賣油郎一篇寫秦重，花魁娘子，九媽，四媽，各到好處。今古奇觀中雖有狠平常的小說，如三孝廉，吳保安，羊角哀，諸篇。比起唐人的散文小說，已大有進步了。唐人的小說，最好的莫如虬髯客傳。但虬髯客傳寫的是英雄豪傑，容易見長。今古奇觀中大多數的小說寫的都是些瑣細的人情世故，不容易寫得好。唐人的小說大都屬於理想主義。如虬髯客傳，紅線，燕隱娘，諸篇。今古奇觀中如

賣油郎，徐老僕，喬太守，孝女藏兒，便近於寫實主義了。至於由文言的唐人小說變成白話的今古奇觀，寫物寫情，都更能曲折詳盡，那更是一大步了。

只可惜白話的短篇小說，發達不久，便中止了。中止的原因，約有兩層。

第一，因為白話的『章回小說』發達了，做小說的人往往把許多短篇略加組織，合成長篇。如儒林外史和品花寶鑑名爲長篇的『章回小說』其實都是許多短篇湊攏來的。這種雜湊的長篇小說的結果，反阻礙了白話短篇小說的發達了。第二，是因為明末清初的文人，很做了一些中上的文言短篇小說。如虞初新志，虞初續志，聊齋志異等書裏面，很有幾篇可讀的小說。比較看來，還該把聊齋志異來代表這兩朝的文言小說。

聊齋裏面，如續黃梁，胡四相公，壽梅，促織，細柳……諸篇，都可稱爲「短篇小說」。聊齋的小說，平心而論，實在高出唐人的小說。蒲松齡雖喜說鬼狐，但他寫鬼狐却都是人情世故，於理想主義之中，却帶幾分寫實的性質。這實在是他的長處。只可惜文言不是能寫人情世故的利器。到了後來，那些學聊齋的小說，更不值得提起了。

三、結論。

最近世界文學的趨勢，都是由長趨短，由繁多趨簡要——「簡」與「略」不同，故這句話與上文說「由略而詳」的進步，並無衝突——詩的一方面，所重的在於「寫情短詩」(Lyrical Poetry 或譯「抒情詩」)，像 Homer, Milton, Dante 那些幾十萬字的長篇，幾乎沒有人做了；就有人做，十九世紀也很少人讀了。戲

劇一方面，莎士比亞的戲，有時竟長到五齣二十幕，此所指乃 Hamlet 也後來變到五齣五幕；又漸漸變成三齣三幕。如今最注重的是『獨幕戲』了。小說一方面，自十九世紀中段以來，最通行的是『短篇小說』。長篇小說如 *Tolstoy* 的『戰爭與和平』，竟是絕無而僅有的了。所以我們檢直可以說，『寫情短詩』、『獨幕劇』、『短篇小說』三項，代表世界文學最近的趨向。這種趨向的原因，不止一種。（一）世界的生活競爭一天忙似一天，時間越寶貴了，文學也不能不講究『經濟』；若不經濟，只配給那些吃了飯沒事做的老爺太太們看，不配給那些在社會上做事的人看了。（二）文學自身的進步，與文學的『經濟』有密切關係。斯賓塞說，論文章的方法，千言萬語，只是『經濟』一件事。文學越進步，自然越講求『經濟』的方法。有此

兩種原因，所以世界的文學都趨向這三種『最經濟的』體裁。今日中國的文學，最不講『經濟』。那些古文家，和那『聊齋濫調』的小說家，只會記『某時到某地，遇某人，作某事』的死賬，毫不懂狀物寫情是全靠瑣屑節目的。那些長篇小說家，又只會做那無窮無極，九尾龜一類的小說，連體裁布局都不知道，不要說文學的經濟了。若要救這兩種大錯，不可不提倡那最經濟的體裁——不可不提倡真正的『短篇小說』。

加新式標點符號分段的

水滸

水滸傳考證

胡適之先生

……這部新本水滸的好處就在把文法的結構與章法的分段來代替那八股家的批評

水滸新叙

陳獨秀先生

……水滸傳的長處乃是描寫個性十分深刻……

(七百餘頁) 洋裝兩冊，二元二角
平裝四冊，一元八角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加新式標點符號分段的

儒林外史



——國語的文學——

吳敬梓傳……胡適之先生

儒林外史新叙……陳獨秀先生

儒林外史新叙……錢玄同先生

全書近五百中頁
▲洋裝一冊 一元八角
▲平裝二冊 二元三角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加新式標點符號分段的

紅樓夢

(全書一千二百頁)

{定價}

洋裝三冊 四元二角
平裝六冊 三元二角

紅樓夢考證……胡適
答胡適書……顧頡剛
考證後記……胡適
紅樓夢新敘……陳獨秀
打破從前種種穿鑿附會的「紅學」，創造科學方法的「紅樓夢」研究！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加新式標點符號分段的

古本西游記

(全書一千餘頁)

{定價}

洋裝兩冊 三元二角
平裝四冊 二元五角

現在市上通行的本子，不是完全的，是刪節的。這個古本是依據乾隆本翻印的。全書比今本約多十分之二三。

新敘

胡適之先生

新敘

陳獨秀先生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三國演義

三國演義序

胡適之先生

三國演義序

錢玄同先生

「五百年來，無數的失學國民從這部書裏得着了無數的常識與智慧，……學會了看書寫信作文的技能，……學得了做人與應世的本領。」

(胡序)

洋裝兩冊

兩元八角

平裝四冊

兩元二角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 胡適文存

全書由胡先生親自編定，分爲四卷。

有的文章是發表過而修正的，有的是不曾發表過的。

「沒有一篇不用氣力的文章，沒有一句自己不深信的話」。

△卷一，論文學的文章

△卷二與卷三，帶點

講學性質的文章。

△卷四，雜文。

洋裝兩冊兩元八角

平裝四冊兩元二角

亞東圖書館發行

■ 吳虞文錄

先生知道孔子之道何以不合現代生活？先生對於孔教懷疑到什麼地步？不可不看吳又陵先生的這部集子。

這部集子裏的文章，大半是對於孔教的討論和批評。他是用實際的效果去批評他的。他的方法是最嚴厲，而又最和平。

全書一冊定價三角五分

亞東圖書館發行

高語罕
先生編

國文作法

每册
八角

- (一) 認定作文是一種訓練思想的最好的工具，不是只說死法的。
(二) 注重種種練習，務使讀者于每篇讀完之後，便能完全了解和運用。
(三) 取材：文言則左傳，詩經，老子，莊子，孟子，國策，國語，墨子，韓非子，荀子，史記，漢書，論衡，直到近代諸文，言文作家的代表作品；語文則自宋元以來直到現在諸作家，胡適，周作人，陳獨秀，戴季陶等等——的代表作品。
(四) 取材時，並注意材料的內容，務使青年讀者兼受社會的人格化的陶冶。
(五) 用很明瞭，很流暢的語文，曲曲寫出，使這門枯燥無味的學科，變成一種生意盎然的東西，引起一般青年研究的興趣。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高語罕生先編

信書話白

中學一二年
級及高小
三年級適用

不但教授一般書信的知識，並且啓發青年文學的興趣，引導他們順應時代的思潮。
已有許多學校採用爲課本。

全書二百餘頁
定價大洋八角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孫俟工先生編

中國語法講義

定價三五角

中學校或師範學校適用
國語法教本

這部文法已經經過兩次實地試驗：第一次是滄州第二師範，第二次是長沙第一師範。

序
邵力子先生

序
陳望道先生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先生研究新詩嗎？

草

兒

康白情著

每冊定價八角

有自序，有俞平伯先生序。分三部：(1)從「草兒在前」一詩起，至九月二十七日赴美止所作新詩；(2)附錄舊詩詞數十首；(3)附錄「新詩短論」一文。

冬

夜

俞平伯著

每冊定價六角

有自序，有朱自清先生序。俞先生三年來的詩，除掉幾首被刪以外，大致都彙在這個集子裏。全集分四輯。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八年十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二年一月六版

此書有著作權
必究

短篇小說 (第一集)
每册定價洋三角
外埠酌加郵費

譯者 胡適

發行者 亞東圖書館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

印刷者 亞東圖書館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店

